

王思任年譜

陳飛龍

(作者爲本校中文系兼任副教授)

摘要

王思任，字季重，號遂東，明末浙江山陰人。少年狂放，以謔浪忤人，仕宦不顯，爲令尹，三任三黜。逮魯王監國，上書太后請斬馬士英，並爲檄討之。中有「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區也」之語，傳誦一時。南明紹興失守之後，自構草亭，顏曰「孤竹菴」，絕粒十日殉國。其一腔忠義之氣，不在文貞之下，後世僅以能文目之，失之遠矣！孟子嘗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吾人欲知人論世，必先知其人生平行事。今特詳述王氏一生事蹟，作成年譜，以就正於先進。

王思任，字季重，號遂東，又號謔菴，生於明神宗萬曆四年（西元一五七六年），卒於清世祖順治三年（西元一六四六年），享年七十一。

季重遠祖王倫，南宋名臣，佐帝業有功，謚愍節公，三傳至王中，入越而居，衍爲越枝，季重其苗裔也（註一）。家七世爲醫，乃祖愧不能盡活病人，誠子孫曰：「寧市腐酒，莫再習方技。」至季重，竟不能識黃蘗矣（註二）。其高王母孫氏與媳薛氏，皆早寡，二人矢志守節，撫孤以長，三傳至季重父某，官任比部，始興家業（註三）。

季重父諱無考，仕宦燕京，爲比部（註四），故季重生於斯，長於斯，問學亦於斯。自云：「家貫本越人，降乃燕都市。昔年十四五，學業棲山寺。」（註五）蓋季重得嚴父教誨，五歲已受經書，十歲恣爲文章，年十三受業於父執黃洪憲，雖年少，已有文聲，輒爲前輩所稱賞。果於弱冠之際，舉進士第，初仕興平知縣。尋丁母憂，返山陰故里守廬，三年服除，詔補當塗縣令，時有內監邢隆，監稅江南，意欲採礦橫山，擾及當塗生民，季重乃以謔語諷之，並曉以利害，邢隆果疑懼而止。

季重性耽山水，輒以吏事之餘，走眺幽景，怡養心目，故所作小品文字，多靈心洞脫、瀟灑塵垢。又工於繪事，仿米家數點，雲林一抹，饒有雅致。此蓋季重知當塗，深得民意，故能事簡化行，悠游卒歲，當其六載任滿，調陞南刑部主事而進駐白門，季重初不喜，忽忽若有所亡，以不得有往日之悠游故也。

季重既駐白門，非心所願，又以吏事繁瑣，未能一一述職，故四載浮宦終至聽謫入京，時年三十五。季重既待詔京師，遂以春日暢遊燕京及晉北高山名勝，一抒數年鬱結之氣。未幾，除青浦縣令，乃南下江蘇就任。

初，季重修業西山，早聞浙中天台、雁宕諸山勝景，恨不得一遊。今既知青浦，地近台宕，乃於視事之餘，費時兩月，步履遊盡，一償二十年未了心願；作游喚一卷，詳記遊歷行程。知青浦二年，曾以言語諧謔，受創於李三才，以此見黜，遂去官閒遊。季重乃於山陰故里，選勝蠡濱，構水閣數楹，中有清流翔注其下，顏之曰「讀書佳山水樓」，日以詩酒陶然其中。有客前來，則請賦詩，積久成帙，題曰「讀書佳山水樓集」，日後且攜集宦遊，闈名因之遠揚。

神宗萬曆四十四年（西元一六一六年）冬，季重應舊友之請，赴歷下書院爲教授。在魯，不改山水之癖，遍遊濟南、魯中名勝，不意又以彭瑞吾牽累，見黜歸鄉。蓋季重性諧謔，調笑狎侮，未嘗稍改，故得罪樹敵既夥，輒受無端之攻訐。雖季重亦頗知之，故自號「謔菴」，蓋率性而行，終不似官場中人也。

季重夙喜淵明，既罷官賦閒，乃檢童子時所讀陶詩，重閱溫故，不覺感觸萬千，乃戲以陶詩爲律，作「律陶」三十四首，蓋欲效淵明之閒致也。此時，季重同年友蔡敬夫，任川黔總督，欲召爲幕府，季重應邀而至，又以狎謔忤及蔡某，此議遂絕。數年之後，家計日困，乃於五十一歲時入京冀補一官，得袁州推官以返。時魏闡忠賢擅政，聞季重名，欲招爲己用，季重不允。明年，魏闡果敗亡，人咸服其先知。思宗崇禎三年（西元一六三〇年），奉詔入京，任國子助教。未幾，遷蕪湖關吏，補南工部主事，管屯田郎中，復領江州節鎮，治兵九江。

季重幼嘗學射，操之過急，以致拇痕血勒，臂腕失力，以此萌習武練兵之志。及至九江，見地方盜賊橫行，乃募驍勇五百，教以擊射、沒水之術，奸盜望風屏跡。時鄰邑黃梅，流賊逼擾，請救於江州，巡撫解學龍猶豫未決，諸幕僚亦多言「越界勦寇，非便」。季重慨然率萬人往救，竟以解危。黃梅人感念其恩，建生祠以報賽之。

思宗崇禎九年（西元一六三六年），季重以年逾知命，辭官歸里，不問政事，以詩文自娛。此時國事日危，終至李闖陷燕京，思宗自縊煤山！明之正統以絕。鳳陽總督馬士英乃擁立福王於南京，明年改元弘光，而國事益不可爲。先是清兵陷揚州，史可法殉國，南京大震；而福王西奔蕪湖，又爲清兵所執。馬士英遂挾福王母、妃南下越中。既至，越人洶洶，怒責士英誤國。季重亦上疏太后，數士英之罪，請斬之以謝國人；又致函士英，暴白其咎，更拒其入越，曰「吾越乃報國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區也」，書傳，人心大快。

福王蒙塵，魯王監國於紹興，季重晉升禮部右侍郎。上疏極言治要，而事終不可爲。未幾，清兵陷紹興，魯王南走，季重遂屏家依祖墓於鳳林，構草亭，名之曰「孤竹菴」，以示不忘先朝；清廷雖數請其出，親黨亦多以利害相勸，終不爲所動。逮魯王敗亡海上，季重知國事絕望，遂作致命篇云：「再嫁無此臉，山呼無此嘴；急則三寸刀，緩則一泓水。」於是垂革拖紳，朝服，曰「以上見先皇帝」，即日絕食，十日乃卒。

季重好諧謔，狎侮諸人，以此數遭挫折。中年，自號謔菴，強爲箴砭，旋復肆謔如常，蓋以生性侷儻滑稽而又思路敏銳，雖強其嚴謹，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方其顯達，宗族、姻婭待以舉炊者數十家，耗貲甚巨，故需錢孔亟。人遂有以貪婪目之者。實誣季重之甚，季重喜作墓誌，諛墓取金，乃「以文爲飯」也，（註六）？張岱越人三不朽圖贊曰：「拾芥功名，生花綵筆；以文爲飯，以奕爲律；謔不避虐，錢不諱癖；傳世小題，幼不可及；宦囊游囊，分之弟姪；孝友文章，當今第一。」是爲的評！

季重早有二子一女（註七）。其二子幼年好學，屢得父執嘉許，惜長而無聞焉（註八）。其女端淑，頗具文華，嘗評點史記，多有卓見。（註九）案之史籍，端淑，字玉瑛，號映然子，適丁兆聖，博學工詩文，善書畫，曾撰映然子集。順治中，授曹大家例，命入禁中教讀妃主，力辭弗往。其高行當無媿於先德矣！又，季重有兄思信，年屆花甲，猶無子息，請嗣於季重，季重乃禱於關聖帝君，逾年，果生一子，過繼其兄，命名鼎起。季重卒後，鼎起嘗選錄其文爲「文飯小品」五卷，計收季重所作之尺牘、啓、表、判、募疏、贊、銘、引、題詞、跋、紀事、說、騷、賦、詩、詩餘、歌、記、傳、序、行狀、墓誌銘、祭文、奕律等二十餘類。今季重傳世之作，約有：避園擬存詩集、雜文敍、王季重時文敍、王季重歷游紀、游喚、律陶、游廬山記、奕

律（註十）、墓誌銘、傳、雜記、廬山詠、爾爾集、讀書佳山水樓集（註十一）等。中以遊記文章最佳，蓋季重喜以詼諧飄逸之稟，輒出絕妙新奇之思，故為小品文章之佳構也。民國廿二、三年，林語堂諸人倡為小品文，即以「文飯小品」為幟志。其足為小品文之典範，洵不誣也。

王思任之事跡，為便省覽，謹按時間先後，逐年述次如后：

明神宗萬曆四年丙子（西元一五七六年） 一歲

王思任，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生於燕京。

△思復堂文集卷二、明侍郎遂東王公傳：「公諱思任，字季重，號遂東，紹興山陰人。宋愍節公倫之裔孫。……萬曆乙未成進士，時年二十。」

△避園擬存詩集、感述：「家貫本越人，降乃燕都市。」

按：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乙未（西元一五九五年），季重舉進士，時年二十；以此推算，王氏當生於萬曆四年。

今人傅抱石明末民族藝人傳（註十二）、郭味蕓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註十三）、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註十四），均定季重生於斯年。

明神宗萬曆五年丁丑（西元一五七七年） 二歲

明神宗萬曆六年戊寅（西元一五七八年） 三歲

明神宗萬曆七年己卯（西元一五七九年） 四歲

春，正月二十二日戊辰，詔毀天下書院（註十五）。

明神宗萬曆八年庚辰（西元一五八〇年） 五歲

季重始受五經。雖年少，讀書每求深解。一日，讀論語，至「泰山不如林放」（註十六）句，疑而問惑於師，因終不得解，遂鬱結「碧痞」（註十七）於腹中。

△湯顯祖集、詩文集卷三十二、玉茗堂文之五、王季重小題文字序：「若季重者，五歲遍受五經。」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五、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二、栢州遺烈冊子序：「予少讀易。」

△王季重歷游紀、觀泰山記：「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兒時問先生，遂結一碧痞。十二歲，從盱江還，驢上見嶧山，是矣？非是？而痞乃痛。」

明神宗萬曆九年辛巳（西元一五八一年） 六歲

有言季重二十必貴，貴則當棄其母。季重啼曰：天若祚母，幸無使貴。

△思復堂文集卷二、明侍郎遂東王公傳：「（季重）五、六歲時，有言其二十必貴，貴當棄母。啼曰：『天若祚母者，幸無使兒貴也。』」

明神宗萬曆十年壬午（西元一五八二年） 七歲

季重隨家人之陸州（今浙江建德縣），途經嚴子陵釣臺，以年幼，不能歷險，未得一遊。長者說子陵故事，私心慕之。

△遊喚、釣臺：「七、八歲時，過釣臺，聽大人言子陵事，心私儀之。以幼，不許習險。」

明神宗萬曆十一年癸未（西元一五八三年） 八歲

明神宗萬曆十二年甲申（西元一五八四年） 九歲

明神宗萬曆十三年乙酉（西元一五八五年） 十歲

季重爲文章，已能隨心所欲，恣情表達。

△湯顯祖集、詩文集卷三十二、玉茗堂文之五、王季重小題文字序：「若季重者，……十歲恣爲文章。」

明神宗萬曆十四年丙戌（西元一五八六年） 十一歲

明神宗萬曆十五年丁亥（西元一五八七年） 十二歲

父宦遊盱江（註十八），季重隨行，見從姑（註十九）有米、脂二穴，香氣臭人，傳云仙佛作戲其間。既歸，驢上見嶧山，因憶幼時讀論語，不解「泰山、林放」之舊事，而痞又作痛。

△王季重歷游紀、游九華山記：「予幼游盱江，從姑有米、脂二穴，氣每臭人，仙佛作戲，不可以腐斷也。」

△避園擬存詩集、復游盱江：「先嚴曳裾時，提囊宦云薄。伊余髮始茁，回景恍如昨。今來五十餘，訪舊盡殂落。」

△王季重歷游紀、觀泰山記：「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兒時問先生，遂結一碧痞。十二歲，從盱江還，驢上見嶧山，是矣？非是？而痞乃痛。」

季重學射，好之，遂廢書、食。未幾，拇痕血勒，發矢躍數尺，乃握矢爲笑而止。

△時文敘、水啓明劬齋近藝敘：「幼嘗學射，五日中一矢，遂廢書、食，貪之。未幾，拇痕血勒，發矢躍數尺，一握爲笑而止。」

按：季重學射，不知在何年。據推斷，或在十二歲遊盱江之後。蓋王氏爲南人，遊盱江時，北地民風多諳騎射之事；歸途過嶧山，腹痛作痛；因生習武之念焉。

明神宗萬曆十六年戊子（西元一五八八年） 十三歲

季重從岳瀾衡先生館於嘉興黃洪憲家，得盡視先輩小題文。季重落筆靈異，洪憲先生喜而斧藻之，學業因之日進。

黃公喜拈作，和者如湯顯祖（若士）、趙南星（儕鶴）、郝敬（楚望）輩，多爲一時名士。其門生十九，季重年最少，因曠犇摠角、鹵莽生決，甚爲諸輩所歎賞。

△瑯嬛文集卷四、王謔菴先生傳：「季重年十三，卽從瀾衡岳先生館於橋李黃葵陽宮詹家。先生落筆靈異，葵陽公喜而斧藻之，學業日進。」

△時文敘、小題砥柱敘：「予昔讀書葵陽先生家，得盡觀先輩小題文。先生酷喜拈作，一時和者，趙儕鶴之閎眞，錢仲美之宛透，湯若士之高玄，張魯叟之悍銳，李贊宇之孤清，李衷一之靈巧，郝楚望之雄別；而予亦以曠犇摠角、鹵莽生決，竊賞其間。」

△徐時進避園擬存序：「始余與季重共師門，通十九人，季重年最少。」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六、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三、米太僕家傳：「太僕與予……同出黃鐵庵先生門下。」

按：黃洪憲，字懋中，號葵陽，又號鐵庵，浙江嘉興（橋李）人。明世宗嘉靖二十年生，神宗萬曆二十八年卒（西元一五

四一至一六〇〇年），年六十。穆宗隆慶五年（西元一五七一年）舉進士，官至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嘗奉使朝鮮。以文章受知張居正。居正敗，公亦辭官歸鄉。著有朝鮮國紀、玉堂日鈔、碧山學士集等。

明神宗萬曆十七年己丑（西元一五八九年） 十四歲

季重爲攻舉業，棲居晉北罕山之寺中。

△爾爾集、留別山僧詩自注：「予以己丑讀書罕山。自初服至進賢冠，前後共七年，其間予寧覲入遷謫往來三十餘年；今天啓丙寅（按即西元一六二六年）以他事至寺，罕山老松鬢更長矣。」

△避園擬存詩集、感述：「昔年十四、五，學業棲山寺。此山名赫山，法雲題寶地。古松百餘尺，夭矯如龍戲。我昔常騎之，飛夢入天際。」（註二十）

△避園疑存詩集、還罕山；「昔我居山寺，氣象頗飾潔。……今我來山寺，天昏慘不悅。……下塔揖老松，寒濤訴淒切。……老松實笑我，點首子極拙。幾回廿五年，安身得何訣？對之三浩歎，覩顏無可說。」

按：罕山亦作赫山。罕、赫音相近。由右引三詩所描述之景物相類，亦可證罕山赫山一也。其地在今山西陽曲縣東五十里，近太原市。

明神宗萬曆十八年庚寅（西元一五九〇年） 十五歲

季重家山陰，縣南有天台山，東南有南、北雁宕，風景皆絕佳，季重心雖嚮往，然因是時棲居於罕山寺中苦讀，而不得前往一遊。

△游喚、紀游：「台、蕩之勝，入懷者廿年，入夢者幾夜。」

△瑯嬛文集卷四、王謔菴先生傳：「（王思任）自庚戌游天台、雁宕，另出手眼，乃作游喚。見者謂其筆悍而膽怒，眼怒而舌尖，恣意描摩，盡情刻畫，文譽鵲起。」

按：依張岱王謔菴先生傳，知季重於庚戌年（神宗萬曆三十八年，西元一六一〇年）遊天台、雁宕而作游喚記勝。游喚文中有一「入懷者廿年」句，如是上推二十年，即爲季重嚮往台、蕩勝蹟之時也。

明神宗萬曆十九年辛卯（西元一五九一年） 十六歲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壬辰（西元一五九二年） 十七歲

季重自十四歲起居於晉北之罕山。至萬曆二十年，遇滇僧月峯，爲言山西五台山有「佛雪紺」（註二十一），乃一古老佛教僧寺，曾相約同往觀賞，或因季重遷居，未能成行。

△王季重歷游紀、游五臺山記：「滇之三果僧月峯，曾爲予言五臺有佛雪紺者，是萬年物。……而萬曆庚戌，予以遷客過繁峙，正月閏寒，銳然往觀之，邑生鄭振之導焉。……所云月峯師一呪出之，十八年前曾訂予罕山，言俱檀氣。今我來思，蛛在衲矣。」

按：萬曆庚戌，乃萬曆三十八年（西元一六一〇年），此時，季重三十五歲。以引錄文字中有「十八年前曾訂予罕山」云云，上推十八年，季重十七歲，與季重其他事蹟正相吻合。

季重由晉北罕山徙居長安西山。長安繁華，而王氏家貧，惟獨處閱書而已。一日，偶得靖節先生集，讀之大悅，日後因有「律陶」之作。又以常讀閩中諸名碩文章，見彼輩文氣骨癭神峭，深得山水之神勢，因欲前往閩中遊覽，以觀其地山川之奇雋，但終未得如願。

△律陶序：「少貧攻舉業，居長安肥錦之衝，解腹探腸縷縷濃熱，忽從友人所見靖節先生集，持向西山松風下讀之，寒胎夙契，不覺雪洽冰權。」

△時文序、吳楚之鳳子草序：「自予所讀文，熟面於閩中諸名碩則有九。我先生之清，贊字先生之勁，衷一先生之奇，而予同籍若台晉、鷺峯、能始諸兄之秀，常恨不得閩游，以觀其山川之所啓發，猶記壬辰修業西山，數百篇抄卷至，其中骨癭神峭，以爲閩文一捫而得。」

明神宗萬曆二十一年癸巳（西元一五九三年） 十八歲

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甲午（西元一五九四年） 十九歲

季重舉鄉試。

△瑯嬛文集卷四、王謔菴先生傳：「萬曆甲午，以弱冠舉於鄉。」

△劉雲龍讀書佳山水歌賦呈王先生正：「先生十九冠羣英，直是龍準之孫子。」（註二十二）

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乙未（西元一五九五年）二十歲

春，三月二十二日乙未，季重與進士試。報至，入選第二十三。

△明通鑑卷七十、神宗萬曆二十三年：「三月乙未，賜朱之蕃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人物六、文苑三：「王思任，……萬曆乙未成進士。」

△紹興府志卷五十六、人物志十六、忠節二：「王思任，……萬曆進士。」

△嘉慶山陰縣志卷十、人民志第二之二、選舉一：「王思任，有傳，以上二十三年乙未朱之蕃榜。」

△嘉慶山陰縣志卷十四、人民志第二之五、鄉賢二：「王思任，……萬曆乙未進士。」

△青浦縣志卷十三、職官、官師表：「萬曆三十八年，王思任，……萬曆乙未進士。」

△青浦縣志卷十四、職官、名宦傳：「王思任，……萬曆十三年進士。」

△思復堂文集卷二、明侍郎遂東王公傳：「萬曆乙未成進士，時年二十。」

△湯顯祖集、詩文集卷三十二、玉茗堂文之五、王季重小題文字序：「若季重者，……二十而成進士，蓋一代之才也。而天亦若有以異之者。」

△瑯嬛文集卷四、王謔菴先生傳：「乙未成進士。房書出，一時紙貴洛陽，士林學究，以至村塾頑童，無不口誦先生之文。

及幼小題，直與錢鶴灘、湯海若爭坐位焉。」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王僉事思任：「萬曆乙未進士。」

按：季重舉進士，各書（包括青浦縣志卷十三卷在內）均作「萬曆二十三（乙未）年」，惟青浦縣志卷十四作「十三年」，顯係錯誤。又，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明刊本王季重集避園擬存詩集卷末，刊識「萬曆二十三年乙未進士」字樣，亦可佐證。

此科由張位主試。入選諸人，季重年最少，纔二十。其時，曾奉諸新科進士差往辭謁張位，位送之，語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於此，可見張位之於季重慰勉有加，殊爲重視。逮房書出，季重文名大盛；士林學究，以至村塾頑童，無不口誦其文。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六、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三、相國張洪陽先生傳：「蓋予讀予師張文端公之生平行實，……主乙未試，予叨出門牆，會奉差辭謁公。公送之，語『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

△余樸讀書佳山水歌：「偶然謫落山陰道，拾取青雲最年少。」

按：張位，字明成，號洪陽，新建（今江西南昌縣西北）人。穆宗隆慶二年（西元一五六八年）進士，官至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諡文端。

明神宗萬曆二十四年丙申（西元一五九六年）二十一歲

季重返山陰故里。秋，奉親老北上京師待詔；同行有年友吳敦之、李潤予、徐季鳴等，嘗共遊京口（今江蘇鎮江縣）、焦、金二山。

△王季重歷游紀、游焦山記：「丙申，予謁選北上，老親在舫，曾撮游之，僅一識面，偃蹇不親。」

△王季重歷游紀、游金山記：「萬曆丙申秋，吳敦之、李潤予與徐季鳴，道出京口，敦之舉金山之觴，一舸乘風，冷然而驟泊其下。」

入京，奉詔命，知興平（今陝西今縣），道出野王（今河南沁陽縣），過寧邑赴任。興平在渭河北，而渭南有秦嶺、太白，雄冠諸峯，高占五岳之首。季重素嗜山水，見此大喜。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王僉事思任：「萬曆乙未進士，知興平。」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五、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二、送岐山周老公祖榮陟濟寧衛經歷序：「余昔令槐里（按即興平縣），道出野王，過寧邑。」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五、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二、潛園小草序：「予昔跨蹇令茂陵（按即興平縣），入關，未幾，忽扇烏天半

，大青，方突驚，知是削成也。蓮掌秀矗，玉盆鬼擎，移換萬態，令我一顧一絕。山自雪峯奔峨眉而至太華，高占五岳之霸。」
按：引文中有「忽扇烏天半……知是削成也」句，當指（太華）山峯初見之印象，或作「忽然烏暗一片，出現天際，正突兀間，知是天然削成之山峯」講。又有「蓮掌秀矗……令我一顧一絕」，為形容沿途山景秀麗、變幻無窮，深受季重之激賞。文後復言「自雪峯奔峨眉而至太華」。雲峯，如指大雪山，奔峨眉而至太華，據今觀之，兩者不相連屬，與常識似不相符。

赴任三月，侗儻有為；或曾改調富平，惟未及遷官，卽丁母憂而解官返鄉。

△律陶序：「少貧，攻舉業，……嗣後靦顏三仕爲令。……會稽謔菴居士王思任題。」

△興平縣志卷四官師：「王思任，號遂東，浙江山陰人，進士。萬曆二十四年除，青年大略，侗儻有為，三月化行。尋以內艱去，士民思之。」

△思復堂文集卷二、明侍郎遂東王公傳：「五、六歲時，有言其二十必貴，貴當棄母。啼曰『天若詐母者，幸無使兒貴也』。……萬曆乙未成進士，時年二十。除知興平，調富平，果丁母憂。」

△瑯嬛文集卷四、王謔菴先生傳：「三爲縣令。」

△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人物六、文苑三：「三爲邑令。」

△紹興府志卷五十六、人物志十六、忠節二：「三爲邑令。」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王僉事思任：「萬曆乙未進士，知興平、當塗、青浦三縣。」

△明詩紀事、庚籤卷七、王思任：「除興平知縣，改當塗、青浦。」

按：王思任於律陶序自稱「靦顏三仕爲令」，而瑯嬛文集、浙江通志、紹興府志、列朝詩集小傳諸書，亦均言季重一生三爲縣令，尤以列朝詩集小傳、明詩紀事更確言季重曾知興平、當塗、青浦三縣；惟邵廷采思復堂文集且言及王氏除知興平之後，亦曾出知富平（陝西今縣）。富平與興平，明代同屬陝西西安府，相去不遠。或季重由興平調富平之際，恰丁母憂而未及赴任，亦未可知。今據富平縣志稿卷七職官表、明代「知縣」欄，並未列有季重曾任富平知縣一事視

之，季重未嘗就任富平知縣，明矣！

方季重待詔京師，得親聞翰林學士徐學詩銀臺擊奸事，因作徐龍川先生傳誌之。蓋季重於其師徐望平處，早聞學詩此一壯舉也。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六、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三、徐龍川先生傳：「蓋吾師水部望平公，數爲予言：銀臺有龍川先生云爾。時予初釋褐，心猶童，談銀臺擊奸事，輒爲引大白、叫快絕、不細請，而今得悉之於孝廉善伯氏也。」

按：銀臺謂翰林學士院也。徐學詩，字以言，號龍川，上虞人。世宗嘉靖二十三年（西元一五四四年）進士，官刑部郎中。二十九年，因疏陳嚴嵩奸狀，下獄削籍。季重所謂銀臺擊奸者，卽此事也。

明神宗萬曆二十五年丁酉（西元一五九七年）二十二歲

季重丁母憂，居山陰故里。

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戊戌（西元一五九八年）二十三歲

季重丁母憂，仍居山陰故里。

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己亥（西元一五九九年）二十四歲

季重既除母服，詔補當塗（明代屬安徽）縣令。因謁大吏，往來輒過慈湖（今安徽望安縣）。又以歲謁督司於秋浦（今安徽貴池縣西南），見池州（今安徽貴池縣）山青，而有調青陽（安徽今縣）尉、長居池州之想。又因曾往華亭（註二十三）遊玩，見其山川秀麗，每恨不能長居其地。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六、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三、何母方太夫人傳：「予令姑孰。」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六、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三、王徵君傳：「曩予令姑孰，謁大吏，往來過慈湖。」

△王季重歷游紀、游九華山記：「予令姑孰，歲謁監司於秋浦。每吟老杜『高山擁縣青』，則願調青陽一尉。至玩華亭，每恨不夕得長此亭足矣。」

△王季重歷游紀、游齊山記：「予數走秋浦。」

按：姑孰，卽今安徽當塗縣。

季重偶返里中，訪邑人劉雪湖於其山房中。劉氏工於詩，並擅畫梅，所著梅譜曾再四刻，然俱爲好事者攜去。以家貧不能再刻。雪湖出示舊稿，言其困境。季重本於友生之義，有心相助，乃攜雪湖舊稿還其任所。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五、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二、劉雪湖梅譜序：「山陰劉雪湖，小時見王元章畫梅而悅之，至忘寢食學之成，遂負笈買履，走名山幽壑，遍訪梅花之奇，盡得其情態。……始焉以元章畫，繼焉以梅畫，迄於今從心所欲。……曾有廣文嚴某，泛舟展視其圖，值花蝶翩來依依數里許；又曾畫倪中丞之壁，越半載，蜂食其華殆盡。……著梅譜凡再四刻，俱爲好事者攜去，性既孤高，而家貧不能再刻，無以應問奇者。予偶還里中，訪雪湖山房，則……出舊稿示予……。」

按：季重自是年，至萬曆三十年壬寅（西元一六〇二年），前後三年間，以吏役謁大吏與監司，往來於皖省中南部（參見本年譜萬曆三十年條引文）。推想在此期間，或曾趁便返里一行。故引文有「予偶還里中」云云。

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庚子（西元一六〇〇年）二十五歲

季重仍爲當塗縣令。朝廷命內監暨祿徵鳳陽、安慶、徽、廬、常、鎮之稅；又命內監邢隆稅沿江洲田。

△明通鑑卷七十二、神宗萬曆二十八年二月五日己卯：「遣內監暨祿，徵鳳陽、安慶、徽、廬、常、鎮稅，又命邢隆稅沿江洲田。」

△國權卷七十八、神宗萬曆二十八年二月：「乙卯，命太監暨祿兼徵鳳陽、安慶、徽、廬、常、鎮之稅。……南京守備、太監邢隆，稅沿江洲田。」

朝廷派中書程守訓、內監邢隆等赴江南監督開礦，多方擾民，以廣稅斂。當塗首當其衝，季重爲保護百姓權益，運用其才能、膽識，曾一再戲諷主事者：當塗、徽州二縣，因其寥寥數語，解去無限災苦。

△思復堂文集卷二、明侍郎遼東王公傳：「大璫（駐二十四）邢隆開礦橫山（註二十五）。公抗言：『橫山，高皇帝鼎湖（註二十六），三百里內，卽樵蘇無入開採，誰敢者？』隆氣塞退稅。璫疏立關采石，復以計寢之。」

△瑯嬛文集卷四、王謔菴先生傳：「人有咎先生諛者。其客陸德先嘆曰：『公毋咎先生諛。先生之蒞官行政，摘伏發奸，以及論文賦詩，無不以諛用事。昔在當塗，以一言而解兩郡之厄者，不可謂不得諛之力也。中書程守訓奏請開礦，與大璫邢

隆同出京，意欲開採，從當塗起，難先生。守訓逗瓜州（註二十七），而賺璫先至，且勒地方官行屬吏禮，一邑騷動。先生曰：『無患。』馳至池黃（註二十八），以緋袍投刺稱眷生（註二十九）。璫怒，訶謂縣官不素服。先生曰：『非也。俗禮弔則服素，公此來慶也，故不服素而服緋。』璫意稍解，復詰曰：『令刺稱眷，何也？』先生曰：『我固安陽狀元壻也，與公有瓜葛。』璫大笑，亦起更緋，揖先生坐上座，設飲極歡。因言及橫山。先生曰：『橫山爲高皇帝鼎湖龍首，樵蘇且不敢，敢問開採乎？必須題請下部議方可。』璫曰：『如此利害，我竟入徽（註三十）矣！』先生耳語曰：『公無輕言入徽也，徽人大無狀，思甘心於公左右者甚衆，我爲公多備勁卒，以護公行。』璫大驚曰：『吾原不肯來，皆守訓賺我。』先生曰：『徽人恨守訓切骨，思磔其肉，而以骨飼狗，渠是以觀望瓜州，而賺公先入虎穴也。』璫曰：『公言是，我即回京，以公言復命矣。』當塗徽州得以安堵如故，皆先生一諫之力也。」

季重爲同鄉劉雪湖編次其詩，又刻其梅譜於當塗宦邸。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五、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二、劉雪湖梅譜序：「山陰劉雪湖……出舊稿示予，予爲刻之於姑孰宦邸。其詩卷稍爲次第，餘悉仍之，以昭厥志。」

明神宗萬曆二十九年辛丑（西元一六〇一年）二十六歲

季重仍爲當塗令。

春，季重應詩友池州守錢仲美之邀，與王伯允、李焉諸友共遊秋浦之齊山（位安徽貴池縣南），並作「游齊山記」與「東平西發」詩。

△王季重歷游紀、游齊山記：「齊山在秋浦之東。……予數走秋浦，每忽易之。錢仲美守池，王伯允、李焉輒誇我而強之游。從大觀樓發足，歷千柳堤，不二三里而樂其下。曷爲乎齊也？唐刺史齊映好此山也。……時萬曆辛丑之春也。」

△避園擬存詩集、東平西發：「齊山忽到眼，青抹數層烟。野水投城壑，官程破墓田。馬殘梨外月，鳩叩麥前天。沙石憑礪确，猶賢軟霧邊。」

季重赴京入覲，舟過彭城（今江蘇徐州市），以繹力不足而阻淺，乃止宿而遊子房山；並作記。既覲南返，過滁州（今安徽

滁縣），欲遊豐樂醉翁亭，惟以公務趣促，未果。

△王季重歷游紀、游子房山記：「乘傳（註三十一）過彭城，隸牧裁其繹力，舟膠焉，不得行。童僕恚甚，而予輒醉之酒，笑謂：『我子長也，阨當在此。』明日登子房山也，會同年汪廷尉至，共之山祠子房。或曰子房曾隱此。」

△王季重歷游紀、游豐樂醉翁亭記：「一入清流關，……江南之意可掬也。是時，辛丑覲還，以爲兩亭館我而宇之矣。有檄趣令視事，風流一阻。」

季重作游子房山記。記中月旦古今人物，分「不善於敢者」「善於不敢者」二類。又由其友汪廷尉「何知有敢不敢得者爲敢矣」（敢從事於常人之所不敢爲者方爲豪俠），及季重聞之，「舌橋而不能下」云云，已流露季重衷心所敬佩者，實爲博浪沙之子房與刺秦王之舞陽者流，徒以畏忌於當路，不敢明言而已。

△王季重歷游紀、游子房山記：「子房之事，不成於倉海之沙中，而成於黃石之圯下也。試徘徊四顧，桓山之愚也，泗水之誕也，戲馬臺之縱也，亞夫之癡也，皆不善於敢者也。雍門之彈也，陵母之到也，迷劉村之走也，舞陽之排闥而九里之歌也，皆善於不敢者也。廷尉曰：『何知有敢不敢得者爲敢矣！』予舌橋而不能下。」

明神宗萬曆三十年壬寅（西元一六〇二年） 二十七歲

季重仍爲當塗令。

夏，四月中，循當塗東南之青山（山上有謝朓、李白之勝蹟），下尋宛溪之勝。望敬亭山，悠然神往，惟以吏事拘身，未能登臨。

△王季重歷游紀、游敬亭山記：「『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不道宣城，不知言者之賞心也。姑孰據江之上游，山魁而水怒。從青山（註三十二）討宛，則曲曲鏡灣，吐雲蒸媚，山水秀而清矣。曾過響潭，鳥語入流，兩壁互答。望敬亭絳霧浮巘，令我杳然生翼；而吏卒守之，不得動。……以壬寅四月記之爾（註三十三）。」

尋以謁大吏事竣（參見本年譜萬曆二十七年條引文），乃謝吏卒隨從，著草履，走眺敬亭。敬亭，在宣城城內，山下有溪，曰宛，山、水皆幽絕。遊程中，有廚人相隨，並曾以一觴慰之，足見季重喜美食，性隨和。

△王季重歷游紀、游敬亭山記：「既束帶竣謁事，乃以青鞋（註三十四）走眺之。……廚人尾我，以一觴勞之。留雲閣上，至此而又知『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往還』造句之精也。……以壬寅四月記之爾。」

△避園擬存詩集、敬亭山凌雲閣：「閣自爲雲凌，雲來閣欲去。萬緣不肯降，翻天攬相養。啼空只茫然，望遠知何處？明月當此中，時有詩人語。」

△避園擬存詩集、宛溪夜發：「宛口下孤舟，青山夜更秋。月中人不靜，天外水空流。官火分漁店，僧鍾起鷺洲。平生幽隱意，只看大刀頭。」

按：游敬亭山記中之「留雲閣」，當即敬亭山凌雲閣詩中之「凌雲閣」。

季重於敬亭，遊之不足，嗣之以夢，可見其於敬亭勝景嚮往之深也。

△王季重歷游紀、游敬亭山記：「歸臥舟中，夢登一大亭，……榜曰敬亭，又與予所游者異。……夢何在乎？游亦何在乎？又焉知予向者游之非夢，而夢之非游也？……以壬寅四月記之爾。」

池州齊山之東有九華山，年前季重遊齊山而未一及，遂以是年夏六月，考績事竣，兄大然、師漏實仲容來訪，乃約同門人張仲濠、王中履共遊九子山（註三十五），並作「過太白先生墓酌而喚之」詩一首抒懷。

△王季重歷游紀、游九華山記：「予令姑孰，歲謁監司於秋浦。……至玩華亭，每恨不夕得長此亭足矣。壬寅六月，以課績往，而兄大然、師漏實仲容來，乃訂門人張仲濠、王中履共訪九子山。」

△避園擬存詩集、過太白先生墓酌而喚之（自註「時予令姑孰」）：「秀骨冷青山，行人望禾黍。生爲明月來，死剩清風去。陽冰篆尚存，力士靴何處？夜臺無酒家，還起共我語。」

明神宗萬曆三十一年癸卯（西元一六〇三年）二十八歲

季重仍爲當塗令。

嘗試諸生，得交諸生如祝耀北、孫養沖等人。

△王季重集、耀北祝公墓志銘：「憶予令當塗時，試諸生，公屢冠軍，謬附知己。」

△王季重歷游紀、游豐樂醉翁亭記：「癸卯入覲，……門生孫孝廉養沖氏亟觴之。」

按：季重覲還，過滁，門生孫養沖觴之。季重前此，未曾設館課生徒。引文中既稱孫氏爲「門生」，以其曾應「諸生歲考」之故歟？

入覲京師。朝廷諫官沈綸屏見擠放歸，季重滿懷義憤，以無力救援，良愧於心。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五、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二、沈文端公綸屏奏稿序：「公既以昌言見忌，……放公歸。……當是時，予待罪姑孰，……愧不能以小臣上章救公。……逾三十年，而予小草復出，……試同起部。」

按：季重失官二十年，於崇禎五年復出爲工部主事（見本年譜五十七歲）。「逾三十年」云云，如上推三十年，則沈綸屏見擠放歸事，當在季重二十七歲時。惟依下條引文，季重「癸卯入覲」而延後一年，改於京師親聞，因不能申救而有愧於心，於情於理，似較圓融，

覲畢，南返滁州，乃突騎而上豐樂醉翁亭一遊，以遂前年未了之願。季重以謂天下名勝，不在山高水長，不在巖壑深邃、山峯奇偉，而在有無文人名士徜徉其間。河山景物，非經人工修之修飾，無以顯現也；勝蹟美景，非有史事之襯托，亦難於受人尊重也。

△王季重歷游紀、游豐樂醉翁亭記：「癸卯入覲，必游之。突騎而上豐樂亭。……予語養沖曰：『山川之鬚眉，人朗之也；其姓字，人貴之；運命，人通之也。滁陽諸山，視吾家巖壑，不啻數坡坨耳，有歐蘇二老足目其間，遂與海內爭千古，豈非人哉？』」

明神宗萬曆三十二年甲辰（西元一六〇四年） 二十九歲

季重仍爲當塗令。

明神宗萬曆三十三年乙巳（西元一六〇五年） 三十歲

季重任滿當塗知縣六載，陞刑部主事，進駐白門，甚不得意。白門，今江蘇南京市也。

△當塗縣志卷十五、職官、「知縣」欄、「萬曆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王思任，字季重，……山陰進士，陞刑部主

事。」

按：依當塗縣志，知思任於萬曆三十二年任滿當塗知縣後，陞任刑部主事。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五、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二、鄭逸少詩文序：「三十年前，予郎白下，得讀逸少文，……今予又郎白下，而逸少依然一逢掖也。」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六、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三、何母方太夫人傳：「予令姑孰，郎白門，權鳩茲。」

△嘉慶山陰縣志卷十四、人民志第二之五、鄉賢二：「王思任，……南刑部主事。」

△思復堂文集卷二、明侍郎遂東王公傳：「服闋，補當塗。……陞南刑部主事。」

△全浙詩話卷三十五「王思任」條：「思任，字季重，……歷南京刑部主事。」

△瑯嬛文集卷四、王謔菴先生傳：「兩爲臬幕。」

按：臬幕，明清提刑、按察司之別稱也，季重二度爲郎白下，或卽謂此，惟時間不詳耳。今據何母方太夫人傳「予令姑孰（當塗），郎白門（南京），權鳩茲（蕪湖）」以推：姑孰、白門、鳩茲三地連文，且其間距離不遠，思任於升任刑部主事，旋即進駐白門。今復就邵氏明侍郎遂東王公傳「陞『南』刑部主事」及嘉慶山陰縣志「『南』刑部主事」，明著「南」字，卽爲顯證。凡此，有若今日駐區監察委員、駐區督學之類例也。又，全浙詩話選作「『南京』刑部主事」，卽爲確證。

△避園擬存詩集、郎白下菴寓：「禪扉深局倚湘干，客邸蕭疎歲易殘。隋柳幾年風物盡，鍾山一夜雨聲寒。家鄉路近頻來夢，車馬人稀半似官。腰瘦不堪仍折約，冥鴻多少羨肥磬。」

按：由此詩，可知季重爲白門郎時，誠不得意。

明神宗萬曆三十四年丙午（西元一六〇六年）三十一歲

季重仍爲刑部主事。

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丁未（西元一六〇七年）三十二歲

季重仍爲刑部主事。

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戊申（西元一六〇八年） 三十三歲

季重今年嘗過睦州（今浙江建德縣），欲上釣臺觀名勝，以大雨兼病足，不得上。

△游喚、釣臺（桐廬）：「七、八歲時，過釣臺，……前年（按指今年）到睦州，又值足中有鬼，且雨甚，不得上。今（指

三十五歲時）從台、蕩歸，以六月五日上釣臺也。」

明神宗萬曆三十七年己酉（西元一六〇九年） 三十四歲

季重以遷客遊京口，五月望日，與友人司馬莆田、方伯文、劉伯純遊焦山、普濟寺；欲觀王羲之瘞鶴銘，惟碑已墮江中丈許，不可得。此行有感，遂作游焦山記，以金山比焦山之風貌異同。

△王季重歷游紀、游焦山記：「己酉以遷客翔京口，五月既望，會司馬莆田、方伯文晤我，買鮮蓄旨，約地友劉伯純、陳從訓俱；從訓暑不出。……至岸，入普濟寺，……謁焦先生祠。……討瘞鶴銘，已投江丈許，褰衣濡足，惘不可得。……試

以金、焦評之，金以巧勝，焦以拙勝。……」

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庚戌（西元一六一〇年） 三十五歲

春，正月，季重聽謫入京。因罕遊高峯雪景，卽以初春暇日，暢遊晉北積雪五台羣峯。至繁峙，由邑生鄭振之導焉，過祕魔嶺，地友劉繁峙觴之。次日，以謁佛之便，觀祕魔嶺異景，乃夜宿獅子窩。又次日，晨雪既止，強著皮冠上獅嶺，踰金閣，天忽大霽，日芒道道爭雪，光晦不可視。午後遊小清涼寺，遂夜宿該寺。又次日，復上金閣。又次日，登菩薩頂。……途中見民生凋弊，復以邊警甚急，乃慨然作詩爲記。

△王季重時文敍、鍾百樓先生臆稿序：「庚戌歲，予聽謫入都，一堂之中，進賢冠俱寸矮作唐帽，而予獨仍尺許。湯嘉賓、趙哲臣戲語之曰：『那得辦此古器？』予應之曰：『高之徵下，下之徵高，吾冠最先，可謂時極。』兩兄輒笑曰：『辦！』」

△王季重歷游紀、游五臺山記：「滇之三果僧月峯，曾爲予言五臺有佛雪紺者，是萬年物，子不可作舍，衛三億人，而萬曆

庚戌，予以遷客過繁峙，正月闕寒，銳然往觀之。邑生鄭振之導焉。……劉繁峙觴焉，而予同鄭生牛飲之。……次日，禮佛，看四山。……次日雪深數尺，強以皮冠秦復陶上獅嶺，踰金閣，天忽大霽，日芒道道爭雪，光响不可視。……至午，下小清涼，看般若石，脩廣五丈，……古清涼山無泉脈，所云月峯師一咒出之，十八年前曾訂予罕山，言俱檀氣。今我來思，蛛在衲矣。……次日復下小清涼，上金閣。……次日，登菩薩頂，上羅睺寺。……次日，走北臺之半，寒風矢透，人僅槁葉。……卽盛夏起居，一澆一滌，皆雪也。……五臺同雲，惟四月薄謝，餘盡灑灑突突之日也。……吾生平之雪游，暢於此，乃記之。」

△避園擬存詩集、游五臺山自普門精舍歷潤道至竹林寺（和老杜清陽峽）：「側險堪慟哭，一步萬鈞落；酷肖羊腸轉，定知龍門弱；……突起竹林塔，我心方曠廓。」

△避園擬存詩集、游祕魔巖（和木皮嶺）：「（略）」

△避園擬存詩集、獅窩嶺早發（和白沙渡）：「旭來雪若水，逢天乃得岸。……雪白萬餘里，天青界相半。」

△避園擬存詩集、從金閣嶺經石塔寺未上（和龍門鎮）：「（略）」

△避園擬存詩集、上華嚴嶺（和鐵堂峽）：「春凝回大地，此山凍欲裂。」

△避園擬存詩集、入華嚴老人居（和劍閣）：「空山誦華嚴，人老氣則壯。……側望萬年冰，布瀑三千狀。」

△避園擬存詩集、登東臺頂（和萬丈潭）：「古雪爭日光，彌天象反晦。……諸山愿臣僕，北臺僅敵對。」

△避園擬存詩集、行路難：「百文牲一女，硬賣不回头看；不賣自殺之，多餐亦是算；君不見、繁峙南、孟縣西，山木自寇災爲皮。」

△避園擬存詩集、遼警：「時平不用武，法老故生涼；……憎元修哈赤，叛應李家芳；衷甲倉皇變，屠人壑澤重。……艸包持大燾，壘腫怯飛驕。……田土絲毫累，薪蔬什伯昂；長安都處燕，但報只驚驪。」

△避園擬存詩集、出塞：「雖知邊塞苦，中原良亦難。」（其三）「縛人亦有手，殺人亦有刀；年年送繒帛，不如繕征袍。」

「（其五）」

△避園擬存詩集、過荆軻山：「荆軻一去後，易水千載寒。」

△避園擬存詩集、陽曲道中：「疋馬太原城，嘶寒客骨驚。」

△避園擬存詩集、天長道中：「春行半在水，岐路苦紛紛。」

△避園擬存詩集、拜杵臼程嬰墓：「（略）」

△避園擬存詩集、上元無事：「鼓角三韓凍，年光一水涵；偷安仍節序，領勝自東南。」

按：由上引諸詩，可知季重初春遊陝、晉時之行程。惟至上元日已返京師。

晉南汾水縣重修書院，季重爲之作記，且對時局之頹靡、官宦之慵懦，寄以無限悲慨。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七、王季重先生文集卷四、重修汾水縣儒學記：「宋治平中，汾水學建凡四徙學，乃奠內邑內。……今

國家多難，天東鼓角，兩年沸驚，妖孽猖熾，遣我嫚書；棒檄者眉顰，請纓者跡絕，天子不勝鍾鼓之憂。輪臺詔下，徒泣

遺弓。」

二月，季重復爲青浦縣令。

△青浦縣志卷十三、職官、「知縣」欄、「萬曆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王思任，遂東，浙江山陰人，萬曆乙未進士

。」「又卷十四，名宦傳：「王思任，字季重，浙江山陰人。萬曆十三年（「十三年」當作「二十三年」，詳見本年譜「二

十歲」條）進士，由刑部主事改授知縣。」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王僉事思任：「知興平、當塗、青浦三縣。」

△雜文序、均役全書序：「此青浦縣清田、均役之書也。青浦，小縣耳。」

按：青浦，即今江蘇青浦縣。

浙中天台、雁宕諸山，景物幽勝。季重於十五歲時，即已衷心嚮往，惟彼時身居北罕山寺中苦讀，不得一遊。迨今年四月

，季重既知青浦，去故里甚近，終於視事之餘，費時兩月，步履所及，了卻「入懷者廿年」之願；且作「游喚」，詳記歷程。

△瑯嬛文集卷四、王謔菴先生傳：「自庚戌游天台、雁宕，另出手眼，乃作游喚，見者謂其筆悍而膽怒，眼怒而舌尖，恣意

描摩，盡情刻畫，文譽鵲起。」

△游喚、釣臺（桐廬）：「今從台、蕩歸，以六月五日上釣臺也。」

△游喚、紀游：「台、蕩之勝，入懷者廿年，入夢者幾夜；頃子姪輩向累稍謝，偶讀駕部張肅之台游草，遂投袂而起，……蓋玄暢於游者，凡兩月。」

△游喚、仙都（縉雲）：「予戀台、甌者，幾兩月。」

△游喚自序：「台、蕩諸山，乃吾鄉几案間物。今年始得看盡，歸以語人，疑信相半。彼其眼足，在胸中自立一隔扇耳。」

△陳繼儒王季重游喚敘：「其游天台、雁宕諸山，時儒時壯，時嘖時喜，時笑時啼，時驚時怖，……。」

按：季重釣臺詩謂「今從台、蕩歸，以六月五日上釣臺」，而紀游、仙都二詩，又自謂其游台、蕩者，「凡兩月」，故知季重之始遊，當在四月初夏。

四月，季重首遊天台山，其路程始自上虞東山，逾嵗縣剡溪，過南明天姥，以迄天台。

△游喚、東山（上虞）：「出東關，得箬舟，霧初醒，旭上望虞山一帶，坦迤繚直。」

△游喚、剡谿（嵗縣）：「浮曹娥江上，鐵面橫波，終不快意。……秋冬之際，想更難爲懷；不識吾家子猷，何故興盡？」

△游喚、南明（新昌）：「過剡縣十五里，青驛背上望見二山；……鐘鼓山取谿入谷。」

△游喚、天姥（新昌）：「從南明入台山，如剝笋根，又如旋螺頂，漸深遂漸上，……行十里，望見天姥峯，……葛洪丹丘俱在。……一吟而天姥與台山遂爭伯仲席。」

△游喚、天台：「望台山一圍，碧浪萬千，則又仍在天之下也。……一壁刮天，有天台山三大字，畫每徑四尺，矢勁鐵強。」

五月，游雁蕩山，其路程由樂清縣北雁蕩起，南下永嘉孤嶼與華蓋，折入瑞安仙巖；再沿甌江西入青田石門，復西入小洋，北溯惡溪而至縉雲仙都。歸途經桐廬，登釣臺，一償前年未了之願。

△游喚、鴈蕩（樂清）：「鴈蕩山是造化小兒時所作者，……山周遭不及三十里，以馬鞍嶺爲界。」

△游喚、孤嶼（永嘉）：「九斗山之城北，有江枕回孤嶼。……海潭注其間，故於山名孤嶼，而於水又名中川，宋僧蜀清了爲龍說法解脫之士，其宮而兩山屬，於是起江心寺，而孤嶼反在隱隱隆隆之際。今人不言孤嶼，但言江心寺。」

△游喚、華蓋（永嘉）：「海雨在四、五月間，如婦人之怒，易構而難解。……然華蓋能妬予，不能禁予不看風雨之華蓋也。」

△游喚、仙巖（瑞安）：「泉石之奇，皆泉石之聰明強有力所自致者。泉不安於泉，躍而爲瀑布。」

△避園擬存詩集、青田湖：「天上烟雲一樣粧，人間花柳不難芳；若把西湖比西子，西施當日尙非倡。」

△游喚、石門（青田）：「去青田三十里，惡谿齒齒鋸張，……望見天壁，百丈瀑布，懸空飛下。……予自觀瀑以來，驚于天台，畏于雁蕩，歌舞於仙源而苦于石門。」

△游喚、小洋（青田）：「由惡谿登括蒼，舟行一尺，水皆汗也。天爲山欺，水求石放，至小洋而眼門一關。」

△游喚、仙都（縉雲）：「嘉桑下不得過三宿，而予戀台、甌者，幾兩月。……從括蒼至縉雲，惡溪復嶺，吾骨已欲盡，決意奉教仙都，另卜其吉矣。」

△游喚、釣臺（桐廬）：「七、八歲時，過釣臺，……今從台、蕩歸，以六月五日上釣臺也。肅入（巖）先生祠。」

冬，十月，季重與劉伯純遊鎮江北固山。

△王季重歷游紀、游北固山記：「庚戌十月，量移由拳買櫻脯，走眺三山閣，劉伯純適至，飛觥流覽，不覺燈火照揚州矣。」

△避園擬存詩集、再過金山：「老去渾知畫，金山詎可雙；撐天不藉地，到海突攔江；蜃氣華新閣，龍封夾大邦；風濤洶萬古，骨立若爲降。」

△避園擬存詩集、游慈雲寺贈僧：「寒光染墨凍溪冰，溪路穿岡不記層。」

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辛亥（西元一六一一年） 三十六歲

季重爲青浦縣令之二年。季重有吏才，舉凡催科、編審、聽訟等事均能就理；閒暇則以詩文自娛，且留意人才，嘗奏請廣置科舉及增設生員名額；是以縣邑內文聲不振，季重有力焉。至其在官讌客，則倡設席五簋，以示節儉風尚。

△青浦縣志卷十四、名宦傳：「思任有吏才，催科、編審、聽訟，事皆就理，下不能緣以爲奸。暇則以詩文自娛，留意人才，嘗請廣科舉及入學之額，督學道因建議，上聞。邑中文聲之振，思任有力焉。在官謙客，用五簋，著五簋說，以示風尚。」
明神宗萬曆四十年壬子（西元一六一二年） 三十七歲

季重性諧謔，狎侮諸人，因受創於李三才，遭曹瞞借糧故事，以致撤官。

△王季重時文敍、童壘恥四糊齋藁敍：「壬子……未幾以茁軋被劾，曹瞞借行斛頭，一刀斷訖爾。」

△瑯嬛文集卷四、王謔菴先生傳：「先生於癸丑（案即季重三十八歲）、己未（案即季重四十四歲），兩計兩黜，一受創於李三才，再受創於彭瑞吾。人方耽耽虎視，將下石先生，而先生對之，調笑狎侮，謔浪如常，不肯少自貶損也。」

按：張岱謂季重於神宗萬曆四十一年癸丑被黜，惟據青浦縣志所載，今年壬子季重已非青浦縣令矣，且前引四糊齋藁敍，亦云壬子「以茁軋被劾」，則張岱之說，容或可商？

又，李三才在淮久，以折監稅得民心，嘗刻治程守訓，論死罪，大快人心；及淮、徐歲侵，又請振恤，蠲馬價，淮人深德之，事見明史卷二百三十二李三才傳。再據明通鑑卷七十四，去年（辛亥）二月，李三才爲忌之者誣訟，自請罷官；而救之者甚衆。今年五月，凡救三才者，率指目爲東林，抨擊無虛日。季重之受創於三才，或謂此事耶？

季重以爲應試之文，皆舉子業之贅，不予重視，數年內必見屏棄；且謂時文之作，如車之合轍，有矩可循，易而不奇，因作壬子合轍，專論應試作文之要訣。

△王季重時文敍、童壘恥四糊齋藁敍：「子試看幾年內，必有一日盡斥舉子業不用，負吳、陶、湯、許之才者，定當餓殺。……壬子，北墨到，見二名卷，初亦眩其光怪，細檢之，電絲珠迸，龍宮綉人淚也。」

△王季重時文敍、壬子合轍敍：「要以題旨領會古今共由者，卽賞之得如干首，亦似出於一道，同風斷無旁曲者，命之曰合轍。嗟乎！絕跡易，無行地難；行地而能絕跡，轍乎有厚望矣！然吾以之望卯辰作車者。」

△王季重時文敍、卯辰合轍敍：「客謂王生曰：『壬子合轍出，而子之身危爲怪的。』」

△雜文敍、重脩三槐家譜序：「前人作車，後人合轍，言合轍者之易也。」

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癸丑（西元一六一三年） 三十八歲

季重去官閒遊，因讀震澤編，慨然興泛遊太湖之志，乃於十月二日乙酉，邀友人李澹湖、汪若水、陳少山，負酒餼糧往遊，逾十日始還。

△王季重歷游紀、泛太湖游洞庭兩山記：「余讀震澤編，慨然有七十二峯之想。……因借同年俞觀察一檝，而以橙黃橘綠之時，約友生李庭堅往，會庭堅曳州試債業未竟，乃喚其弟澹湖，又得友汪若水、陳少山，築酒羸糧，以癸丑十月乙酉，從胥門發。……明日丙戌，登靈巖山，……觀西施洞、犀牛石、醉羅漢石，俱無奇眺。……次日丁亥，……視則東洞庭山足矣。……戊子，解纜至白馬廟，欲問柳毅龍井事，而風抑不得。……己丑，觀林屋洞，……庚寅，謀上縹緲峯，……返宿，明月灣灣，既全受月，而沙渚蘆花映月發光。……辛卯，飯於大龍嘴之下。……壬辰，從韓村入三里，拔一危嶺，得西湖寺。……癸巳，乃溯波命榜數檻，邊月峯。……是役也，邀震澤之靈，自入後保以來，風日清美，船如天上，湖山之狀，朝莫五色，悉飽其變，且夜夜明月。」

△避園擬存詩集、吳山夜臥：「客牀猶是我，野月徑來眠；……陰陰望疎影，活活聽流泉。」

△避園擬存詩集、太湖法海寺贈僧：「積葉依僧定，空山踏響人；竹樓巢古樹，秋壑繡紅春。老釀粗供客，新橙解急貧；嶺頭一相送，方笑住湖濱。」

△避園擬存詩集、復步問水亭：「辛苦西湖水，人還即熟眠。」

△避園擬存詩集、不謂：「不謂西湖上，徵兵反寂寥。……秋氣真同肅，天聲已破驕。」

△避園擬存詩集、西施行：「（略）」

△避園擬存詩集、快月：「纔知浴後月，絕不帶纖埃；悄極先秋到，光深夾水來。」

△避園擬存詩集、西洞庭翠峯寺：「山寺逢秋醉，溪鍾入午禱。」

△避園擬存詩集、湖上詠：「淡水濃山畫裏開，無船不署好樓臺；……只慚逋老妻孤鶴，寂寞寒籬樹幾梅。」

△避園擬存詩集、于忠肅墓：「涕割西湖水，于墳望岳墳。」

△避園擬存詩集、淨慈寺：「淨寺何年出，西湖長翠微。……酒家蓮葉上，鷗鷺往來飛。」

△避園擬存詩集、宿包山寺空翠閣：「山作深秋氣，溪埋老樹多；紅鮮疑筆點，香鳥半笙歌；……晚來空翠閣，吸盡太湖波。」

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甲寅（西元一六一四年） 三十九歲

季重於山陰故里，選勝蠡（太湖）濱，構水閣數楹，清流翔注宇下，築清暉閣以居，額其名曰「讀書佳山水樓」，日以詩酒陶然其中；雅客或來，則請賦詩，積久成帙，題曰「讀書佳山水集」，日後且攜此詩集宦遊，故其閣名因之喧騰遐邇。

△徐如翰清暉閣讀書佳山水咏序：「蓋余每醉清暉，未嘗不羨其地之勝景之清曠，山水之俊麗繁紆，而主人之才情思致橫逸奇逸也。主人爲誰？則是我王季重氏。季重才名，囂聞一時，而獨其骯髒之性，不諳于仕路，故屢起屢蹶，竟以壯年拂衣，而以其試之用而不盡者，暫寄之山水詩酒之間，選勝蠡濱，得東郭之長坂，乃卜居焉。居之前，構水閣數楹，清流翔注于宇下，綠野綺錯于楹前，而秦望、天柱、香爐、禹穴、亭山、筆架、梅里諸峯，羅列拜舞於城外。……乃季重每索余題，且以七言律爲限，而又不以多多爲厭。……余近亦卜居蕺山之陽，雖風景不及清暉之萬分一，……亦頗不惡。」

按：文中一曰「壯年拂衣」，又曰「選勝蠡濱」，則當是去官、遊太湖之後事。

△錢時讀書佳山水歌序：「讀書佳山水者，王遂東先生所額其舟坊爲讀書居也。居卜稽山門之陰，先生陶然此中。一日，余飲其處，先生曰：『山水乎？讀書乎？君能默默而處此乎？』余曰：『夫猶是山水也。』然而先生之讀書，有先生之佳焉。……緬惟遂東，弱冠高華，意不可一世，擢上第以甘棠起家，歷比部，所至骯髒，賦歸來，所讀之書，所樂之山水，皆有異趣。」

△屠本峻題讀書佳山水樓北詞序：「讀書佳山水樓，左有長堤大壑，右有農圃蘭畦，前對禹穴、蘭亭；稽山、鏡水，登樓讀書，一望山川，盡掛眉睫。」

按：由上引三文，可知季重築樓之意與其周遭地勢。

△黃以陞讀書佳山水歌題遂翁先生家園并求教正：「謔菴先生山水癖，酒聖書淫履兩隻。少入金門歎陸沉，還於人境結靈宅

，宅在山陰跨城隅，千巖萬壑競朝趨。」

△項煜「秋來見遂東先生于燕邸，如遇世外人，如說天上事，微行素題其所謂讀書佳山水，不敢辭不韻也」詩：「馬頭塵與高雲平，長安不耐煙霞情。……豈必鑑湖拜君賜。」

按：此詩或作於五十一歲北入京師時，因詩題過長，故特爲標點。詩中「鑑湖」卽清暉閣旁之鏡湖也。

△葉源「舊姑孰王季重父母待詔都下，睽違既久，邂逅成懽，席上言所署讀書佳山水，令人想絕，乃作一歌」：「孫郎繞膝，斐成章，脉自燕山教有方。遐邇敲門來問字，門人每出姓名揚。」

按：此詩或與上引項詩作於同時。由文中可知，季重之讀書佳山水樓及其詩集，均已名聲遠揚，且仍在央人續賦中。

明神宗萬曆四十三年乙卯（西元一六一五年） 四十歲

季重賦居山陰故里，仍以浙省文壇名士自命。

△王季重時文敍、塵談敍：「司馬漢章，會稽才士也。……乙卯浙試七篇，如峨山雪半以知仁破，有下襲水土之語，不及格，而觀者傳爲艾子；予與錢仲美不之罪也。」

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丙辰（西元一六一六年） 四十一歲

冬，季重應舊友之邀，赴任濟南歷下書院教授。

△王季重歷游紀、觀泰山記：「丙辰之冬，岱入夢，意惡之。」

△避園擬存詩集、至歷下恰雨：「一官車耳廿年塵，西謫東遷未隱淪。三匝又依華不注，中原欲認李于麟。龍蛇有骨隨雲老，海嶽初交得雨新。爲問古亭惟歷下，濟南名士幾彬彬。」（其一）「此身倏忽點齊州，夢寐見書是舊游。社赤風高來渭水，岱青天湧下尼丘。」（其二）

按：既謂「丙辰之冬」，又曰「一官車耳廿年塵」，足見季重詣歷下書院，爲四十一歲丙辰之時也。

明神宗萬曆四十五年丁巳（西元一六一七年） 四十二歲

季重居歷下，春玩濟南三勝：華不注、大明湖、趵突泉；又東遊魯中名勝東阿、汶陽（曲阜）、孟山口等地，意甚愜也。

△王季重歷游紀、游歷下諸勝記：「華不注、大明湖、趵突泉，濟南之三譽也。……華不注虎齒刺天，肥而銳，似帝青寶碧十分塗塑者，予時僑居歷山書院，慕僚程、張二君，以斗酒洽之漱玉亭上，觀所謂趵突者。……盡辭上官之後，披襟獨往歷下亭子，一看茵茵千畝。」

△避園擬存詩集、謫寓：「青天何日不曾空，雨後多煩氣吐虹。落得歷山書院內，南窗明月北牕風。」

△避園擬存詩集、東阿：「行露未曾歌，前村又幾過。曉寒橋上更，春色柳中多。路斷陵成谷，沙明水去河。桑田如不信，君再閱東阿。」

△避園擬存詩集、汶陽：「啼鳥弄春聲，偏宜陰半晴。花明汶水驛，雨入兗州城。虹見分寒碧，螺浮點翠青。行人圖畫裏，篤速馬蹄輕。」

△避園擬存詩集、孟山口：「海日初生旭，霜冰已漸漸。騎忙野鶴怪，春瘦碧桃知。沙渡黃河舊，山行靈壁遲。客心似芳艸，一耐曉風吹。」

夏，季重在歷下閒遊，嘗以所攜之「讀書佳山水樓集」與友僚共賞，且央彼等賦詩以增色。

△馬之駿讀書佳山水歌爲王季重先生賦時萬曆丁巳夏日：「人生何者樂堪死，一在讀書一山水。王郎兼之亦不廉，日對千巖百城裏。」

按：詩題既尊稱季重爲「先生」，而自署曰「新野馬之駿」，足見作者馬氏與季重並非故舊，此詩當是暇時「以文會友」之作。

六月二十四日，季重以同僚李西卿之邀，遊泰山、靈巖，歸途過嶧山，順謁孔林、孟廟。

△王季重歷游紀、觀泰山記：「丁巳左官齊幕，開府李公西卿，修年好予還，亟觴之，謂泰山色且落子馬首，幸以所得來。

……乃以六月念四日，至博邑，寅鼓，飯家力，汰弱獎健，肩輿出登封，至紅門，改腰筍，看泰山易與耳。」

△王季重歷游紀、游靈巖記：「域中有四大利，靈巖居其一。以泰、岱之屋烏也。……王弇州謂其弟，有『泰山不可無靈巖』。」

△王季重歷游紀、謁孔林闕里及孟廟記：「既登泰山以望其氣矣，從山麓東行二百里，至曲阜，……由是觀之，孔、孟之秀，皆泰岱所鍾者也。不三百里之內，而數聖比肩、竄絕今古。……時萬曆丁巳六月念八日紀。」

△王季重歷游紀、游嶧山記：「泰山之石方，而嶧山之石圓，山如累卵，大小億萬，以堆磊爲奇巧。……是山也，其古蹟之最著者曰嶧陽桐，尙檻其半。」

此年，季重作卯辰合轍，論爲文之怪與不怪者。

△王季重時文敘、卯辰合轍敘：「客謂王生曰：『壬子合轍出，而子之身危爲怪的。』……王生曰：『何怪之多也？……且夫一日之短長在手，千古之是非在心。孔子者，天下人大家之孔子也，以大家之孔子，質之大家之言孔子者，則怪者自怪，吾不知其怪也。』」

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戊午（西元一六一八年） 四十三歲

季重因故見黜，去魯歸越，居故里「讀書佳山水樓」，輒與訪客譙談于斯，賦詩爲樂。

△瑯嬛文集卷四、王謔菴先生傳：「先生於癸丑、己未，兩計兩黜，一受創於李三才，再受創於彭瑞吾。人方眈眈虎視，將下石先生，而先生對之，調笑狎侮，謔浪如常，不肯少自貶損也。」

△姜逢元讀書佳山水爲王季重先生讀書處余以戊午春雪夜飲其中漫裁短章賦贈兼請教定：「……王季重何奇詭，眼空天地貪山水。」

△爾爾集、「崇禎七年二月廿六阻風清溪，游齊山歸，遇舊民宋鳳鳴，索予詩，壽其母呂太媪，予孝之，作此」詩，題下自注：「十六年前過此。」

按：張岱謂季重於明神宗萬曆四十七年己未，卽季重四十四歲時，受創於彭瑞吾，惟未及詳情。瑞吾，李三才之至友，季重之受黜，是否覆轍重蹈，亦未可知。可疑者，季重之受創於彭瑞吾之年代有異：姜逢元詩題明書「戊午春」訪季重於讀書佳山水樓中；王季重自撰之爾爾集詩亦自謂「崇禎七年」（西元一六三四年）之前十六年（西元一六一八年），亦卽今年過齊山、歸故里；凡此，皆與張岱所言有異。

△王季重時文敍、彭伯龍新義序：「……後余終養鏡湖釣磯間。每風便得伯龍函，致問平安字。」

明神宗萬曆四十七年己未（西元一六一九年） 四十四歲

季重閒居山陰故里。

明光宗泰昌元年庚申（西元一六二〇年） 四十五歲

季重居越，過甬上（今浙江鄞縣），初見豐文仲。季重讀其文，驚歎其有「博抗颯衝、吐欬沉氣」之勢，能盡破時文靡麗、空靈之弊，故亦爲其文集作敍焉。

△王季重時文敍、豐文仲澹園藝敍：「庚申過甬上，始見豐文仲之面，讀其文，魂舌不能自主。此何力也？乃詣克至此？搏抗颯衝、吐欬沉氣，盡破年來豪麗之習、空靈之姦，一偕之大道。」

明熹宗天啓元年辛酉（西元一六二一年） 四十六歲

春，大雪。季重檢徐涓逸稿，分類成卷，并爲之敍，且以「文長其人、其文似己」自況。

△避園擬存詩集、辛酉迎春大雪檢文長集復次坡公韻：「彌天吞水雪纖纖，雀鳥聲逃兵氣嚴。……欲和巴人眞絕倒，青藤還較筆頭尖。」（其一）「水痕墨氣反塗鴉，天粉拋翻萬里車。……劫灰恍惚還初古，人鳥迷蒙古各保家。」（其二）

△避園擬存詩集、大雪次坡公韻：「寒裊展縮挈廉纖，一夜西風叫虎巖。……小閣有供差得意，玉梅枝外筆峯尖。」（其一）「大令山陰披整夜，先生東郭閉門家。獨觀圖畫堪怡悅，漁艇濛濛下數叉。」（其二）

△雜文敍、徐文長逸稿敍：「涓之才更刁悍尖湍，……口無舊唾，不少譏呵。……走筆千言，氣如風雨之集；……絕不欲有枕中之授，亦不樂有名山之封，故所著作，隨付隨佚。……廣蒐之，得逸稿，分類如干卷。」

季重以「讀書佳山水樓」名聞遐邇，慈谿（浙江今縣）人顏栖筠，慕其佳勝，亦嘗爲賦贈之。

△顏栖筠讀書佳山水歌爲季重先生賦序：「往歲辛酉春日，客洛宮，徐耳猶水部偶述先生卜築之勝，慨然神動，因屬余作歌

寄意。」

夏，大暑，季重作「辛酉熱極」詩一首以誌。

△避園擬存詩集、辛酉熱極：「百事堪支調，誰能作熱逋。南天苦極此，今歲見曾無。氣簸憐星喘，津乾到漢枯。火雲狂正喜，爲示雪山圖。」

秋，季重過虎林（今安徽貴池縣之西），會同年友數人，相聚言歡、獻歎。

△墓誌銘、袁州知府鳴和朱公墓誌銘：「辛酉秋，予過虎林，……是時，同年周中丞、胡參伯、米觀察，相顧笑歎，以爲晨星良晤也。」

明熹宗天啓二年壬戌（西元一六二二年） 四十七歲

季重以中年罷仕、賦閒故里，少與賓客談文，亦偶與師輩好友相往來，蓋季重平生厭惡時文之俗、濫，故嘗自謂愧作、愧談、愧視時文；一日，忽得吳楚之所著鳳子艸，以其文既有「泗磬」「洙鐸」之功，復有「奇勁秀清」之美，乃喜而爲之序焉。又見姚心甫試劔草，贊其有「如玉觚吉羽、琅琅映人」之妙，故亦樂爲之序。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五、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二、祝氏事偶序：「既而中廢里居，得從吾師胡仲玉、友好祝元美先生，……予每過之。」

△王季重時文敍、吳楚之鳳子艸序：「自予所讀文，熟面於閩中諸名碩則有九。……猶記壬辰修業西山，數百篇抄卷至，其中骨癭神峭，以爲閩文一捫而得。……予久謝客，不談文；近日不惟不敢談，而亦不敢視。身在夢中，夢語幻出；爲蕉爲鹿，士師亦苦。而莆中吳楚之攜所著鳳子艸見敍，警之以泗磬，吻之以哀梨，覺此身猶不眞夢，世上尙有醒人，而又恍然會三十年前，嘔心此道，奇勁秀清，一時竝至。」

按：前文所謂「壬辰修業西山」者，乃指季重十七歲居長安攻舉子業事也；他若「恍然會三十年前」云云，知此序之作，當在季重四十七歲時也。

△王季重時文敍、姚心甫試劔艸序：「皖桐姚心甫，壯魁南宮，壬戌牘至，如玉觚吉羽，琅琅映人。」

明熹宗天啓三年癸亥（西元一六二三年） 四十八歲

季重年少，以攻舉子業，嘗居長安，偶見靖節先生集，讀之大悅。中年既廢故里，乃重檢淵明詩文，作律陶三十四首；又以

生性諧謔，狎侮長安而致多事，乃自號「謔菴」，欲以自誅。

△律陶序：「少貧，攻舉業，居長安肥錦之衝，解腹探腸縷縷濃熱，忽從友人所，見靖節先生集，持向西山松風下讀之，寒胎夙契，不覺雪洽冰權。嗣後覩顏三仕爲令，頗遭呵罵，歸作蠹魚。檢先生集，童子讚歎，朱墨猶丹，又不覺血潮之湃於首也。……予既日述先生詩，園居之暇，偶爾詠事，或有追思，戲以先生詩作律，而即以律律先生律者，……會稽謔菴居士王思任題。」

△王季重時文敍、著壇搜逸敍：「函之久矣，被謔老一口道破，怪哉。」

△王季重時文敍、香醉居制藝序：「黃俊、何元方……，闊步游山陰道，而跡及謔菴，輒爲之褒菱剝蟹，一慰勞之。」

△王季重時文敍、甬東越社敍：「甬上君子廿四人，皆天海之靈，儲爲鰲柱者，……李姬伯、簡仲，故嗟余，請以茲言饗之羅雲堂上，知必有謂謔菴能發人覆者矣！」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五、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二、夏叔夏先生文集序：「夫歡喜種子，……在養生家爲活機，活不止於壽身；謔菴於此中得少領趣。」

按：由上引諸序，可知季重自號謔菴，約當此際也。

△瑯嬛文集卷四、王謔菴先生傳：「晚乃改號謔菴，刻『悔謔』以誌已過；而逢人仍肆口談諧，虐毒益甚。」

明熹宗天啓四年甲子（西元一六二四年） 四十九歲

春，三月望日，季重應邀訪關廟，鄉紳以去年此廟奇事相告：會稽羅紋居士馮某，曾送髻几二方供奉此廟，出門忽見神蹟，几上幻化生花，燦然芳馥，觀者百千，競相傳誦。乃恭請季重爲之作記，季重稽考去年此一奇事，歸作「瑞花臺記」。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七、王季重先生文集卷四、瑞花臺記：「明天啓癸亥，嘉平中會稽縣羅紋地方，關壯繆廟……居士馮爭之，送髻几二方供養，淨拭出門，忽几上幻出木芍藥二朵，並幹吐含，須臾銀鬚霞散，妙有笑彩。爭之驚呼，就近里鄰，咸來訊看，無不踴忭怪訝。……過橋南，遂遍几生花，爛然芳馥，安頓神前，一時隱去。但願異香滿殿，大小僧俗千百餘人，合掌讚歎，不可思議。……恭題此几爲『瑞花臺』，以爲鄉閭異常之兆。因詣里人宰官王思任，具說如此，兼請作

記。宰官卽往廟所跡其事，所言一一符合，歸家滌研，次第記之，而爲之頌。……天啓甲子三月望日。」

季重罷官居故里，有童年摯友黃履素，亦宦海浮沉，懷才難售，因而感慨係之。

△雜文紋、黃評事闇齋吟稿序：「予與履素同函序，兩髻覆額也。予黷黠，履素雅弱、饒沉。摯餅栗相啖，衣履相錯，書籍相把，著作相賽；……三十六年來，風烟分隔，予一官如薤，削誅以至於盡，久老鑑湖、釣碣；而履素纔以棘寺起家，舟車南北，邊腹間關，……履素大忠、大孝、大節、大情，經濟、學問鬱淨，半生而得一第，當事者不卽置之解黜別利之場，而僅僅以名格隨牒，雖雲龍霧豹，呵角惜斑，不自躍冶而吁天飲海，鋪霖走魅，其精光威審，有不可一日忍者矣。」

按：季重於十四歲時，因攻舉子業，離鄉居晉北罕山苦讀，始與童年摯友履素別離；三十六年後又與履素重逢矣！

明熹宗天啓五年乙丑（西元一六二五年） 五十歲

夏，季重暢遊廬山，登滕王閣。途過豫章（今江西九江縣），嘗拜謁其先師張洪陽故宅。先是同年生蔡敬夫，總督川黔，聞季重聞居故里，欲延其屈爲幕僚，乃宴之於滕王閣，席中，季重又以狎譎忤之，此議遂絕。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七、王季重先生文集卷四、重修廬山白鶴觀記：「廬山五老峯前有白鶴觀，……天啓乙丑夏，山陰王思任來游，攜其友沈三賢、陸士慎，徘徊于觀之前後；……觀主人李元丹乞留一言，以爲興復之藉，而任適在潯陽，爲題白鶴觀，說以貽星子令陳巽言倡其事，郡孝廉陶孔志爲糾首以成之。」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七、王季重先生文集卷四、題廬山佛手巖摹疏册記：「天啓乙丑，予來游，悅之。」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七、王季重先生文集卷四、重修大能仁寺寶塔記：「天啓乙丑，予游匡嶽，過訪節鎮梁射侯，假館於此。」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七、王季重先生文集卷四、重修滕王閣記：「天啓乙丑，予爲廬游，道出洪都，登閣，閣闕城而立。」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六、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三、相國張洪陽先生傳：「予師張文端公……主乙未試，予叨出門牆，……余中廢後，過豫章，拜公遺像，長公穉原，觴我於江天之閣，曾以文字見命，踉蹌去。又數年，而予領江州之節。」

△瑯嬛文集卷四、王謔菴先生傳：「川黔總督蔡公敬夫，先生同年友也。以先生閒住在家，思以帷幄屈先生；檄先生至。至之日，謔先生於滕王閣，時日落霞生，先生謂公曰：『王勃滕王閣序，不意今日乃復應之。』公問故，先生笑曰：『落霞與孤鶩齊飛，今日正當落霞，而年兄眇一目，孤鶩齊飛，殆爲年兄道也。』公面頰及頸。先生知其意，襍被卽行。」

秋，八月，詔毀天下講學書院。十二月，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

明熹宗天啓六年丙寅（西元一六二六年） 五十一歲

季重曠廢日久，乃晉京上疏自理。會閣宦魏忠賢擅政，僅得袁州（今江西宜春縣）推官而還。魏闈欲使季重附己，令人示意，季重虛與委蛇而已；友人譽爲智者。明年，魏闈果然敗亡。

△避園擬存詩集、題壁二首序：「予丙寅入都，欲上疏自理，以璫焰而還。」

△思復堂文集卷二、明侍郎遂東王公傳：「陞南刑部主事，再左遷袁州推官，父老終養。魏忠賢擅政，使伴走語：『卿可得也，一通手板者。』公笑不應，飲伴以醇酒。比過常州（今江蘇武進縣），孫宗伯慎行留公信宿，曰：『季重智人也。』」

△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人物六、文苑三：「王思任……三爲邑令，遷袁州府推官，有能聲。」

△紹興府志卷五十六、人物志十六、忠節二：「王思任，……三爲邑令，遷袁州推官，有能聲。」

△嘉慶山陰縣志卷十四、人民志第二之五、鄉賢二：「王思任，……以南刑部主事，左遷袁州推官，魏忠賢使伴走語，笑不應。」

△明通鑑卷八十、熹宗天啓七年、十月：「上（指崇禎皇帝）素知忠賢惡，及卽位，其黨自危。……（十一月）己巳，魏忠賢自縊死。」

按：季重爲袁州推官，確切年代不得而知，而魏闈專擅政壇，亦爲近數年間事；季重今年前後，皆居故里，僅今年有事入京，故姑置其出任袁州推官，或在今年。

季重入京求官，以待詔無事，故能四處閒遊。罕山，爲其少年苦攻舉業處，今日重遊，人多物化，感慨良多。復又驟訪長安

，雪夜重逢故友，恍如隔世！

△爾爾集、留別山僧序：「予以己丑讀書罕山，……今天啓丙寅，以他事至寺，罕山老松鬚更長矣。諸僧舊俱已隔世，無復存者，獨幻林上人如魯靈光殿也。顛毛種種，相視歎噓，仍又告別，不堪語咽，詩以留之。」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六、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三、顧同甫先生傳：「前歲余驟過茂苑，顧同甫先生出餉，兩相訝也。先生瘦我，而我亦幡然先生。……余交先生久，……廿年於茲，每褻譙如朝與也。」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五，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二、袁臨侯先生詩序：「五年前（即指今年），忽又小草走長安，雪夜晤大行袁臨侯。……臨侯爲御史，予入國子（季重五十五歲時），馬上執鞭，輒籠轡調笑，移時乃去；……子處白下而予又郎繒部，移檄葺其舍。」

明熹宗天啓七年丁卯（西元一六二七年） 五十二歲

季重有兄名思信，久無子嗣，欲由季重過繼一子；季重乃默禱於關聖帝君。二月五日，季重果舉一子，遂以承嗣思信；思信因備牲品謝神，而季重更爲之作碑記一文，以誌其原委。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七、王季重先生文集卷四、羅墳關聖帝君廟碑記：「會稽羅墳有帝宮焉。……小子任有兄思信，不嗣，欲舉一子嗣之，藉兄弟至義，默禱於帝，帝心許之，以天啓七年二月五日生子，命名鼎起，以嗣信。信無子而有子，因椎豕刲羊，徵優奏樂，以心饗帝。」

秋，九月，季重與友人范敬升、蔡漢逸等，遊越地名勝苧蘿山，且於古時西施浣紗之浣江上會飲。

△王季重歷游紀、游苧蘿山記序：「天啓丁卯秋九月，暨陽學諭范敬升以壺觴鳥舟逆予，招同蔡漢逸、陳奕倩，飲於浣江之上。……蔡漢逸曰：『不見浣紗人，空餘浣紗石。』其言悲感而柔腸孃孃矣。」

△王季重歷游紀、游五洩記序：「同行孝廉范敬升先眠。采玉河上，予與文學陳奕倩、僧魯逸、曹源續至，各踞一壑。」

明思宗崇禎元年戊辰（西元一六二八年） 五十三歲

明思宗崇禎二年己巳（西元一六二九年） 五十四歲

季重補松江教授，徙居萊郡（今山東掖縣）。暇日復遊吁江，憶及兒時隨父宦遊處，光景依舊，城郭未改，惟人事遷變，慨然興歎，因作詩以爲記。

△思復堂文集卷二、明侍郎遂東王公傳：「崇禎二年，補松江教授。」

△嘉慶山陰縣志卷十四、人民志第二之五、鄉賢二：「王思任，……崇禎二年，再降松江教授。」

△王季重時文敍、秦孝廉社草序：「家本越人，……己巳歲，舟泊惠山，適值犬馬之辰。」

△避園擬存詩集、復游吁江：「先嚴曳裾時，提囊宦云薄。伊余髮始茁，回景恍如昨。今來五十餘，訪舊盡殂落。滿目逢生人，無言可酬酢。多方詢父老，夢想強憶度。里巷或小更，猶是昔城郭。不意我身中，親作遼東鶴。我明彼竟昧，無家可歸著。反令精魂迷，隔世游安樂。」

△王季重歷游紀、重游麻姑山記：「……吾不見吁江，忽已四十年；其街廬之存於往者，略半也。」

夏，五月，萊郡招遠縣（山東今縣）重修文廟，事訖，鄉紳因請季重作記。季重有感文廟式微、師道日絀，然爲養妻活子，暫攝教職，喟然神傷！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七、王季重先生文集卷四、招遠縣重修文廟記：「招遠，故萊郡羅峯鎮，當海濬之扼，高皇帝改隸，登而升之邑，徙他戶口實之，題曰『招遠』。……學宮在城西南隅，其封木皆宋、元時物，歲老貌衰，雨風爲蝕，議欲新之。……遂以戊辰五月始工，而今己巳之五月工訖。諸紳士侈其事，以鄉友庶常楊公屬不佞紀之。」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七、王季重先生文集卷四、了青園記：「蕭使君家泰、岱之下，辟疆爲園，而……兌之王子。」

△避園擬存詩集、學宮歎：「煌煌夫子廟，俎豆何其纍？……雍髮入空門，慮爲名教誅。吾年已及矣，有兒奈何乎？呻吟裘氏地，不復願爲儒。但使粗識字，南畝終農夫。」

△避園擬存詩集、書院歎：「古人未能學，今人輒相教。古人守道門，今人窮道奧。道學豈在口，辨言當自妙。鍾鼓正爾嚴，飲食歎爭冒。人生無越思，求飽亦至要。我猶肅斯人，謀食不謀道。」

仲夏，季重有事入京，隨身攜其「讀書佳山水樓集」，以求方家指正。

△孔貞運己巳仲夏遂東王老父師入都道其讀書佳山水水閣之盛漫賦二律求正：「從知佳勝紀山陰，內史風流脉可尋。猶信文章無得失，何妨宦跡任浮沉。」

明思宗崇禎三年庚午（西元一六三〇年） 五十五歲

季重在京師，陞爲國子助教，才高名聞。至其昌明孔、曾授受微旨，諸博士遜讓莫前；故其講述，人人摹寫傳誦，一時翕然。是此年生活，頗稱愜意焉。

△思復堂文集卷二、明侍郎遂東王公傳：「崇禎二年，補松江教授。明年，陞國子助教。駙馬鞏永固、襄城伯李守筠奉旨聽講，諸博士遜讓莫前。公唱明孔、曾授受微指，名理圓暢。祭酒林鈺、司業陳仁錫，皆下席謝教。以所講作，擘窠書榜之圓橋，摹寫傳誦，一時翕然。」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五、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二、孫念維吏部文集序：「崇禎庚午，歲暮雪飄，國子先生擁襍儼舍，爐存似紅，有客寂止，願一交臂，出，乃孫吏部念維氏也。」

明思宗崇禎四年辛未（西元一六三一年） 五十六歲

明思宗崇禎五年壬申（西元一六三二年） 五十七歲

季重遷蕪湖（安徽今縣）關吏。未幾，補起部，爲南工部主事，晉屯田郎中，復領江州（今江西九江縣）節鎮。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五、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二、季叔房詩序：「予將老矣，復于役蕪關；……適豫章宮允李太虛過我，……未幾，予又領江州節鎮，太虛、叔房數相過。」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六、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三、何母方太夫人傳：「予……權鳩茲（今安徽蕪湖縣），治兵潯陽（卽江州）江上。」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五、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二、雲霞館游草序：「予垂老爲關吏，日在蕪江上，負弩作鸞候，意殊刺促悒悒。」

△思復堂文集卷二、明侍郎遂東王公傳：「陞南工部主事，晉屯田郎中。」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五、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二、水署閒吟集：「吾亦工部也。」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五、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二、蔡漢逸梅花詩序：「予馮唐起部，再鎮潯陽，泊舟牛渚（位今南京之西）之下。」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五、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二、沈文端公綸扉奏稿序：「逾三十年，而予小草復出，與公之聞孫，試同起部，德業相勉，出入相友。」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五、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二、闕齋詩稿序：「予繕起部，園復壯，顏其堂曰『醉衣』，而聯有『若論詩人還我部』之句。」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七、王季重先生文集卷四、重修廬山白鶴觀記：「崇禎壬申，任復爲起部，視榷鳩茲（卽蕪湖），而元丹（卽白鶴觀主人）忽來，出孝廉手札徵記。……元丹能詩，可與言者，以此記歸之。」

按：前引文中所謂「繕起部」者，補工部也。蓋繕者，補也；起部者，工部也。是以季重於水署閒吟序一文乃自謂「吾亦工部也」。惟季重雖復爲起部，卽爲南工部主事，其用意亦欲其就近視事故也。

季重治兵九江，募驍勇五百人，教之以擊刺、習射、沒水，奸盜爲之屏跡。未幾，流賊闖天星亂起英山（湖北今縣），轉寇黃梅（湖北今縣）；黃梅人告急請援，江州巡撫解學龍猶豫未決，諸幕僚亦多言「越界勦寇，非便」。季重乃自遣一牌，率萬人奮然往救，竟以解圍。黃梅人感念恩德，自建季重與巡撫之生祠於北門，並請以邑隸屬九江云云。

△思復堂文集卷二、明侍郎遂東王公傳：「備兵九江，募驍果五百人，教之擊刺，教之習射，教之沒水，易防江守湖法，奸盜屏跡。大姓柯，陳冢殆十萬，逼居瑞昌（案卽江西今縣），巡撫解學龍憂之。公曰：『吾知所柔之矣！』密疏請下學使廣二姓弟子員額，洞長崩角謝。有不軌，縛軍門正法。英山賊，破鳳陽，轉寇黃梅。黃梅人前大同巡撫石崑玉，以淚和墨請救；將吏多言『越界勦寇，非便』。學龍猶豫。公奮然曰：『此何言？並朝廷疆域，何分江楚？先人有奪人之氣，必援之。』冢仍不欲，公自遣一牌去，自潯陽統兵萬往黃州（案卽今湖北黃岡縣），所過安堵。乃入見學龍，屏左右語曰：『諸人賈豎，何足與謀？黃梅生齒百萬，豈得坐視？且賊破梅，乘勝且夕至孔隴，救梅正自救也。』學龍意寤，許諾。明出師

，眾且譁，公大言曰：『賊走矣！』諜言其掠馬羸意，不在江也。明日遣把總慈谿袁斌，領統兵北渡，公駐池口爲應。梅人有修怨石氏者，陰通賊，斌捕得斬之；夜二鼓，賊騎數千遶北門，斌令俟以寂，賊首闖天星攻甚急，斌用百子銃啓門突擊，賊奔相蹂，官軍從暗中追斬百六十餘級，生擒闖天星。越三日，賊自井亭將趨麻城（案即今湖北黃陂縣東北），公疾遣人至廬山，得射虎耕戈二十，伏大道。賊馬至，踢血僵斃。無守者以爲神，蓋威武莊法也。于是賊盡返英山。已再破潛山（案即今湖北咸甯縣南二十里），將復黃梅之怨。公名掛京，察已納節，學龍躬造，請勉視事。賊聞，卽解去。梅人祀學龍及公北門，請以邑隸九江，公飄然歸。」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五、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二、送岐山周老公祖榮陟濟寧衛經歷序：「張仲景之醫，不難外感而難內傷，此則不佞在江州辦賊時，同一啞藥之局已耳。」

明思宗崇禎六年癸酉（西元一六三三年） 五十八歲

季重爲江州節鎮，巡徼閱武，數走匡、廬；偶有友朋生客過訪，季重亦與之酬酢盡歡。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五、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二、涌山閣詩文集序：「予旣領江州之節，巡徼登陴望去，石林堂一座，紫風翠簇，雙劍倚出空表。」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五、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二、季叔房詩序：「未幾，予又領江州節鎮，太虛、叔房數相過。」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六、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三、相國張洪陽先生傳：「又數年而予領江州之節，則時時登公之堂，若或聞金絲罄咳矣。」

△王季重時文敍、熊公遠雪堂集序：「近余領江州一道，公遠不鄙遺我。……九江無長物，攜此書歸佳山水閣上，當以九絲蜀錦、八尺沉板供之，未審何年得把公遠一臂耳。」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五、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二、董蘇白蕉園詩集序：「董鍊菴名噪三十年，不識其面，以予從大夫之後，于役星渚（案即今江西九江縣），數與走匡、廬、三峽，谷鳴布瀑之間，班荆衍飲，予常坐其……。」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五、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二、王大蘇先生詩草序：「行人王大蘇使過潯陽，……少飲徹衙。」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六、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三、李貞所先生孝義傳：「豫章（案即今江西南昌縣）有李孝義先生，云先生有子明睿，是爲史，……奉節使晉藩，上疏歸覲（案指豫章之親老），會予視榷于湖旅，……予逡巡不敢（案指李公延其作傳），……遂誤史公數月。」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五、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二、賀仲來詩集序：「余譚詩，垂四十年，見風氣日殊。……吾老矣，後生可畏，惟仲來可與言詩，而豈徒哉？」

季重嘗遊彭澤（江西今縣）靖節先生祠，且爲之題詞。

△避園擬存詩集、謁靖節先生祠：「上下偶分定，折腰豈盡辱。居官只醉飽，又不在稊粟。信如先生言，較量仍傲俗。我來部彭澤，高風拜凜穆。江水何汪洋，四山青矗矗。三年必有成，八十日而足。鴻冥別自深，雀燕徒猜卜。」

△避園擬存詩集、題彭澤縣：「（略）」

江西湖口縣學修繕尊經閣，閣成，延請季重爲之作記。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七、王季重先生文集卷四、湖口縣學尊經閣記：「湖口，故彭澤地，陞鄉爲縣，自南唐昉也。……嘉靖、萬曆之年，節修無斁。今上元年，署縣李官唐啓泰來葺殿，繕局。……時王子閱武巡陴，方有事于湖邑，謁瞻旣竣，諸廣文前請眺新籙之閣。」

明思宗崇禎七年甲戌（西元一六三四年） 五十九歲

季重仍爲江州節鎮，亦偶與友人酬酢。

△爾爾集、崇禎七年二月廿六阻風清溪游齊山歸遇舊民宋鳳鳴索予詩壽其母呂太媪予孝之作此：「（略）」

△蔣杰讀書佳山水歌爲季重先生賦時崇禎七年甲戌歲十月十五日也：「季重先生內史孫，家住越城山之陰。好山好水其餘足，隱金門幾時蓬嶠離，方朔待詔詠諧漢主恩。」

其時，滕王閣久廢，有廣陵（今江蘇江都縣）人解石帆者，割俸捐錢，鳩工復建，季重因作重修滕王閣記，以彰其義舉。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七、王季重先生文集卷四、重修滕王閣記：「復小草，刺江州，崇禎甲戌春，遼鶴再至（案即作者王思

任自嫌至滕王閣之意），憬然若夢，有豁然其面城者，存成禮講學之舊。……今大中丞廣陵石帆解公……割俸捐餒，鳩工肯構，子來庶民，一呼蜂集。滕王之閣，幾湮沒者將千百載，而復突兀章明于翠靄烟光，夕佳朝爽、萬井天流之際，噫亦豫章之最勝樂事矣！」

冬，十二月六日，季重夜夢俠客馬雲異事，醒後竟爲之傳。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六、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三、馬因客傳（王氏自注：「崇禎七年十二月初六日質明，述夢中事，兼夢中傳，而稍爲潤色之。」）：「馬雲，字因客，西人也。勇力負俠，似曾爲貲官，走大陸，見虜馬蹂躪，背骸狼藉，……以歸，途遇一羣豕，數買鞭之，有豪橫闌取私稅。……」

明思宗崇禎八年乙亥（西元一六三五年） 六十歲。

季重仍在江州節鎮任內，時與文士友人相酬遊憩耳。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七、王季重先生文集卷四、重修大能仁寺寶塔記：「天啓乙丑，予游匡嶽，過訪節鎮梁射侯，……再逾十年，而予領時侯之卽江行、舟望，儼然故塔，因視事之後，捐俸十五金，……督修整好。」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七、王季重先生文集卷四、題廬山佛手巖募疏冊記：「天啓乙丑，予來游，悅之。又逾十年，予起鎮江州，族少宰句容王祚遠廣交，金壇于樹勳，復同游此。……予年耆位薄，力不從心矣。」

按：天啓乙丑，季重五十歲，今年乙亥六十歲，正隔「十年」；由「起鎮江州」句，得知季重仍在江州節鎮任內。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七、王季重先生文集卷四、禿影菴記：「以譴菴爲動止，索之良久，卽譴菴也。……時崇禎乙亥三月立夏之夜，陸生名士慎，會稽人，務觀齋也。」

△余樸讀書佳山水歌：「偶然謫落山陰道，拾取青雲最年少。身爲進士四十年，一官蹭蹬傍人笑。傍人都笑先生癡，只愛山遊兼水嬉。」

△杜祝進王遂翁先生觀察江州余從江上獲觀先生讀書佳山水樓集詠附呈三律請教定：「（略）」

明思宗崇禎九年丙子（西元一六三六年） 六十一歲

季重去官，歸山陰故里，仍以詩文自娛。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六、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三、相國張洪陽先生傳：「又數年，而予領江州之節，……未幾，予又廢，而長公一疾不起，遺命其子陞，必徵予文，茹諾久矣，作洪陽先生傳。」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五、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二、吳城先句香齋詩序：「余納江州之節歸，田園蕪而猿鶴笑；每想竹風梧月，手一篇逸我以老……」

△王季重時文敍、小題砥柱敍：「予棄此道（案意指小題、詩文）纔廿年，忽從猶子所見吳閩市歸文五六種，逐一檢視，心口不能自解，諧耶？怪耶？打油釘鉸耶？」

明思宗崇禎十年丁丑（西元一六三七年） 六十二歲

季重既隱居故里，與人書牘漸少，而人亦少奉書牘至矣！

△王季重時文敍、金谷生家藏稿序：「始予射人牘，十中其九。至丙辰以後，二、三矣。昨丁丑之年，遂不射半人。予自笑，刻舟求劍，猶癡心講理、講法，誤天下蒼生不小，亟謝絕此道，以俟解人。」

△爾爾集、題陳爾新太史松石間意：「丁丑游街，馬上題佳句，好寄山陰王曰叟。」

明思宗崇禎十一年戊寅（西元一六三八年） 六十三歲

季重姻友金谷生，以南宮魁卷等請序。

△王季重時文敍、金谷生家藏稿序：「姻友金谷生，寄示南宮魁卷及笥中所祕稿如千首，則又推案嘆愧，自謂讀書未深，看理未到。……似吾等倖獲之年，皮毛齒角，聊供材用，膽魄態意，僅爾敷塗。」

明思宗崇禎十二年己卯（西元一六三九年） 六十四歲

季重閒居故里。

春，正月二日庚申，清兵破濟南。

夏，五月九日乙丑，張獻忠叛於穀城，羅汝才等人讜起響應。

明思宗崇禎十三年庚辰（西元一六四〇年） 六十五歲

冬，十二月，李自成叛於河南。

明思宗崇禎十四年辛巳（西元一六四一年） 六十六歲

秋，八月，清兵圍洪承疇於松山、錦州。

明思宗崇禎十五年壬午（西元一六四二年） 六十七歲

春，二月，清兵陷松山，洪承疇降。

明思宗崇禎十六年癸未（西元一六四三年） 六十八歲

季重賦閒故里「讀書佳山水樓」，其地諸山環繞，千疊萬壘；又有鏡潭在側，波光粼粼；而樓之東有一隙地，且為山水會集之所，是以景色佳絕。季重乃臨流積石，構亭其上，額之曰「通明」；又以樵叟偶至，輒徘徊不去，因又名其亭曰「媚樵」。惟亭成，而愛憎毀譽兼至，則已非季重始料所及！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七、王季重先生文集卷四、通明亭初記：「去吾廬之東十武，而近有隙地。半宮枕橋帶堞，對南山秦望屏，如望秦几，如飛鳥淮之繩也。會稽、山陰、暨陽諸山，千疊萬壘，俱褰袖而朝，衆水遶會，更鏡潭光來蜿蜒，……王子樂之，於是臨流相度，積石爲邱，構亭其上，亭成而榜之曰『通明』。」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七、王季重先生文集卷四、通明亭再記：「通明亭成，而愛憎毀譽至。……使吾不有此亭，則愛憎毀譽，何自而至？……是愛憎毀譽，不起于亭，亦不起于亭之主人，而起于其不通不明之心，……稽山有樵叟，賣薪歸，輒徘徊不去。」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七、王季重先生文集卷四、媚樵亭記：「昔余之構通明亭也，有樵至止，悅焉，數相過自許也。吾亦悅其一二高話，從千仞岡來。」

明思宗崇禎十七年（清世祖順治元年）甲申（西元一六四四年） 六十九歲

春，三月十八日丙午，李自成陷燕京；明日，崇禎帝自縊於萬歲山之皇壽亭。

夏，四月二十二日己卯，山海關守將吳三桂開關乞清師攻李闖。

五月戊子朔，多爾袞入京，稱帝，改國號曰「清」，改元「順治」。同月，鳳陽總督馬士英與阮大鍼，擁立福王於南京，以明年爲弘光元年。

明福王弘光元年（清世祖順治二年）乙酉（西元一六四五年）七十歲

夏，四月二十五日丁丑，清兵陷揚州，史可法殉國。南京大震。五月，福王出奔蕪湖，十一日壬辰，馬士英挾福王母、妃走浙江。二十二日癸卯，清兵執福王於蕪湖，南都陷落。初，馬士英挾福王母、妃至越，越大夫未知福王所在，人羣洶洶，季重亦上疏太后，痛數士英之罪，請斬之以謝國人；又函士英，責其貪黷驕橫，欺君覆國，更拒其入越，且曰「吾越乃報國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區也」，士英羞憤，竟無辭以對。

△瑯嬛文集卷四、王謔菴先生傳：「甲申之變，弘光蒙塵，馬士英稱皇太后制，逃奔至浙，先生以書誣之曰：『閣下文采風流，吾所景羨。當國破衆散之際，擁立新君，閣下輒驕氣滿腹，政本自由，兵權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而但以酒色逢君，門戶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措，強敵來則縮頸先逃，至令乘輿遷播，社稷丘墟，觀此茫茫，誰任其咎。職爲閣下計，無如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之士，尙爾相原，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柄，授之守正大臣，呼天搶地，以召豪傑。今乃逍遙湖上，潦倒烟霞，效賈似道之故轍，人笑褚淵，齒已冷矣。且欲求奔吾越，夫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地也。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此書出，觸怒閣下，禍且不測，職願引領以待鉅虜。』書傳，人大快之。」

△思復堂文集卷二、明侍郎遂東王公傳：「乙酉夏，王師下南京，馬士英聲言護太后，遁走紹興；紹興士夫未知弘光所在，人情洶洶。公上疏太后，暴數士英罪，請斬之。略曰：『昊天不弔，降此鞠凶，實生賊臣馬士英，傾我宗社；上嗜飲，則進醴醪；上悅色，則獻冶淫；上耽音，則貢鮑優；上好玩，則奉古董。君臣唯事荒嬉，而以疆場重憂，盡推史可法，又從中多方撓制，忌其成功。每一出朝，賣官鬻爵，文選職方、巡撫、總督，罔不以賄爲市。及乎聞警，風鶴先逃。請立斬士英，傳首省都，爲覆國欺君戒。亟下哀痛罪己之詔，以示悔禍，則人心國勢，猶可復振。』又與士英書曰：『閣下氣驕腹

滿，但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以走，致令乘輿播越，社稷丘墟，閣下謀國至此，卽喙長三尺，何以自解？以職上計，莫若明水一盃，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志節之士，尙爾相原。如或逍遙湖上，潦倒烟霞，效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區也。職當先赴胥溝，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士英愧憤，不能答。」

△明季遺聞卷四、福建、兩廣：「時馬士英亦率所部奉弘光母妃至紹興，紹人士猶未知弘光所在。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上疏請斬士英，言『戰鬥之氣，必發於忠憤之心；忠憤之心，又發於廉恥之念。事至今日，人人無恥，在不憤矣。所以然者，南都定位以來，從不曾眞眞實實講求報雪也。主上寬仁有餘，而剛斷不足，心惑奸相馬士英爰立之功，將天下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醪醑；上悅色，則獻妖淫；上喜音，則貢優鮑；上好玩，則進古董。以爲君逸臣勞，而以疆場擔子一肩推與史可法。又心忌其成功，而決不照應之。每一出朝，招集亡賴，賣官鬻爵，攫盡金珠。而四方狐狗輩願出其門下者，得一望見，費至百金；得登一簿，費至千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撫、總督見兌卽題。其餘編頭修脚、服錦橫行者，不在話下矣。所以然者，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之，以至於此也。茲事急矣，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尙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獨不當護耶？一味欺蒙，滿口謊說，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呼號泣召之際，太后宜速趣上照臨出政，斷酒絕色，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爲誤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詔悔悟，則四方之人心士氣，猶可復振，而戰鼓可厲，苞桑可固也』。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文采風流，才情義俠，職素欽慕。卽當國破衆疑之際，爰立今上以定時局，以爲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一立之後，閣下氣驕腹滿，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而只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以走，致令乘輿播越，社稷丘墟。閣下謀國至此，卽喙長三尺，亦何以自解也？以職上計，莫若明水一盃，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節義之士，尙爾相諒無他。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權，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傑，呼號惕厲，猶可倖望中興。如或逍遙湖上，潦倒烟霞，仍效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

韜渡江，則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區也。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上干洪怒，死不贖辜。閣下以國法處之，則當束身以候緹騎；私法處之，則當引領以待鉏麈。」

按：清戴名世宏光朝僞東宮僞后及黨禍紀略一書所載季重奏疏略同，茲不贅錄。

閏六月九日己丑，魯王監國於紹興，督師江上，畫錢塘以守；並晉升季重爲禮部右侍郎。季重雖屢疏，極言治要，而事終不可爲。八月二十一日庚子，清兵陷紹興，魯王南入富陽（浙江今縣）。季重遂屏家依祖墓於鳳林，構草亭，名之曰「孤竹菴」，以示不忘先朝。

△瑯嬛文集卷四、王謔菴先生傳：「直至監國，始簡宮詹，晉秩少宗伯，而國事又不可問矣。……監國至越，請備顧問，仍以一席笑談，遂致大位，江上兵散，屏跡山居，貝勒駐蹕城中，先生誓不朝見，不雜髮，不入城。」

△思復堂文集卷二、明侍郎遂東王公傳：「魯藩洩越，由翰林院提督太常寺館卿，晉詹事府詹事、禮部右侍郎，屢疏，極言官亂、兵亂、民亂、餉亂、土亂之失。乞休，不聽。嘆曰：『江上之事不臘矣。』未幾，失守，屏家依祖墓于鳳林，構草亭，顏之曰『孤竹菴』。」

明魯王監國元年（清世祖順治三年）丙戌（西元一六四六年） 七十一歲

季重遁隱孤竹菴，清使具牛酒延其出，季重閉門，大書「不降」；而親黨多以利害相勸，亦不爲所動。夏，魯王又收復紹興；五月二十七日，總兵方安國挾持魯王南行，擬獻王於清，乃遣人監視，會監守者病，魯王逃脫出海。魯王之去也，命大學士張國維死守以圖後舉。六月，清兵再陷紹興，國維知勢不可支，作絕命詞三章後赴水殉節。國人聞變，前後殉國者多人；季重聞耗，亦作致命篇云：「再嫁無此臉，山呼無此嘴；急則三寸刀，緩則一泓水。」於是垂革拖紳，朝服，曰「以上見先皇帝」，自是遂不飲食，乃於九月二十二日絕粒而卒，享年七十有一。

△瑯嬛文集卷四、王謔菴先生傳：「北使渡江，人具牛酒，有邀先生出者，先生閉其門，大書曰『不降』。……貝勒駐蹕城中，先生誓不朝見，不雜髮，不入城。偶感微疴，遂絕飲食僵臥，時常擲身起，弩目握拳，涕淚鯁咽，臨瞑連呼高皇帝者三，聞者比之宗澤瀕死，三呼過河焉。」

△思復堂文集卷二、明侍郎遂東王公傳：「巡按御史王應昌，請拜新命，復書曰：『不忠思任，年七十有二，且晚就木，鳩盤茶免使賣笑過生我矣。』」親黨多以利害相勸，陸生曾濶獨言不可，公笑謝之。自是遂不飲食，垂革拖紳，朝服，曰『以上見先皇帝』。目猶不瞑，及孤竹菴，乃瞑。時丙戌九月二十二日。」

按：上文引王思任自謂「年七十二」者，當係就虛歲而言。

△田易鄉談：「王季重先生致命篇曰：『再嫁無此臉，山呼無此嘴；急則三寸刀，緩則一泓水。』絕粒七日，息猶未絕，瞑目直視。又三日夜，門人郭鈺曰：『先生欲死于孤竹菴耶？』昇之至菴而瞑。按江上失守，先生棄家依鳳林墓舍，別架一苦廬，顏曰『孤竹菴』。署其門曰：『舊山永託，何懼一死；丹心不二，寸步不移。』蓋早以死自誓矣！」

註 釋

註一：詳見王季重雜著、雜文、重脩三槐家譜序。

註二：乾坤正氣集卷五百六、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三、會稽金氏節孝分

傳——「金仰軒先生傳」：「余家醫七世，至余不認黃蘗矣，

况能辨蟲魚耶？然嘗聞之祖誠子孫『寧市腐酒，莫再習方技』

，就他人愛之大也。嗟乎！今之醫曾有此肺腸否？」

註三：見乾坤正氣集卷五百六、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三、潘氏雙節婦傳

與會稽金氏節孝分傳。

註四：見湯賓尹睡庵稿、睡庵文集卷十、王太公壽序。

註五：見避園擬存詩集、感述。

註六：張岱瑯嬛文集卷四、王謹菴先生傳：「論曰：謹菴先生既貴，

其弟兄子姪，宗族姻婭，待以舉火者數十餘家，取給宦囊，大

費供應，人目以貪所由來也。故外方人言王先生賺錢用，似不

好；而其所用錢，極好。故世之月且先生者，無不稱以『孝友

文章』，蓋此四字，惟先生當之，則有道碑銘，庶無愧色；若

欲移署他人，尋徧越州，有乎？無有也。」張岱越人三不朽圖

贊：「王思任，……所攜宦囊游囊，分之弟姪姊妹，外方人稱

之曰：『王謹菴雖有錢癖，其所入者皆出於稱觴諛墓。賺錢固

好，而用錢爲尤好。』田易鄉談：「王季重思任，在仕途屢

起屢蹶，到處俱有貪名。其家居孝友，凡有宦囊，皆分及其弟

男、子姪、姊妹、姑表，故天下稱之曰『遂東賺銀極不好，而

用銀極好』。」陶元藻全浙詩話卷三十五、「王思任」：「遂

東有錢癖，見錢即喜形於色，是日爲文特佳。然其所入者強半

皆諛墓金，又好施而不吝，或散給姻族，或譏會朋友，可頃刻

立盡，與晉人持籌燭下，溺於阿者者不同，故世無鄙之者。」

註七：見雜文、黃評事閻齋吟稿序及王季重時文、童龔恥四糊齋

藁敘。

註八：見王季重時文、童龔恥四糊齋彙敘。

註九：田易鄉談：「王季重之女，題蘭相如傳，有『七寸小臣刃，五步大王頭』之句，一時稱其豪拔。」

註十：以上各卷，存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明刊本王季重雜著八卷本內，惟其中頗有短缺。

註十一：以上各卷，依美國國會圖書館攝製北平圖書館所藏明崇禎間刊本王季重集微卷補。

註十二：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六十三年六月影印本，頁二十。

註十三：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六十四年十月影印本，頁一七四。

註十四：見台北華世出版社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影印本，頁四七六。

註十五：見明通鑑，頁二六一三。

註十六：論語八佾篇文句。

註十七：「碧痞」，或指因鬱結而生於腹中之痞塊。

註十八：吁江有二：一為汝河之別稱，在豫南；一為建昌江之別名，在江西境內。此吁江，在嶧山附近，當屬前者。季重五十四歲徙居萊郡，曾作「復遊吁江」詩。萊郡在山東，距吁江不遠，亦可為證。

註十九：從姑，山名。國立中央研究院傅斯年紀念圖書館所藏美國國會圖書館攝製北平圖書館善本書微卷 Roll 22——王季重集兩種、王季重歷游記收有「三游從姑山記」一文（今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各王季重集，均缺此文）可證。

註二十：此詩，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王季重集、避園擬存詩集從缺，今依美國國會圖書館攝製微卷補。

註二一：僧寺亦稱紺園、紺宇、紺殿，故「佛雲紺」乃一古老佛教僧寺。

註二二：此詩，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王季重集從缺，今依美國國會圖書館攝製微卷末所附「讀書佳山水——集海內各名家題咏」而補。

註二三：視引文文意，地當在青陽縣境內。

註二四：大璫，內監也。

註二五：橫山，今安徽廣德縣西。

註二六：鼎湖，本為帝王之喻，引申為皇帝寢。

註二七：瓜州，今鎮名，在江蘇江都縣境內，與鎮江隔江相對。

註二八：池黃：或指池州與黃山。池州，今安徽貴池縣；黃山，在安徽歙縣西北。

註二九：舊時兩家結為婚姻後，對平輩稱眷弟，對長輩稱眷晚生，對幼輩稱眷生。

註三十：徽，說文：「徽，衮幅也，从糸微省聲。一曰：三糾纏也。」徽，此作「糾纏」解。

註三一：乘傳，乘驛馬也。

註三二：青山，在今安徽當塗縣東南，一名青林山。齊宣城太守謝朓築室鑿池於山之南，其宅基尚存。唐時名曰謝公山。李白悅謝氏

青山，有終老此山之志，今山北有李白墓，山麓有宋米芾所書「第一山碑」。

註三三：「以壬寅四月記之爾」八字，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王季重集、游敬亭山記從缺，今依美國國會圖書館攝製微卷補。下引同。

註三四：青鞋，稱草履也。

註三五：九子山，在安徽青陽縣之南，唐李白以九峯如蓮花削成，改爲九華山，今山中有李白書堂基址存焉。

引用參考書目

王季重集十五卷 明王思任撰，明崇禎間刊本，國立北平圖書館原藏，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紀念圖書館複製美國國會圖書館攝製微卷。

王季重集八卷 明王思任撰，明萬曆間刊本，國立北平圖書館原藏，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紀念圖書館複製美國國會圖書館攝製微卷。

王季重集十四卷 明王思任撰，明萬曆天啓間遞刊本，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王季重雜著八卷 明王思任撰，明刊本，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王季重詩文稿不分卷 明王思任撰，明萬曆間著者手稿本，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王季重集四卷 明王思任撰，清同治五年新建吳坤修皖江「乾坤正氣集」刊本第三百三十五至三百三十六册。

王思任年譜

王季重先生小品二卷 明王思任撰，明崇禎刊本，翠娛閣評選十六名家小品之一，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避園擬存詩集一卷 明王思任撰，明天啓間刊本，國立中央圖書館藏。記明末殉節之王思任 民國黃華撰，民國二十五年五月越風半月刊第十期內。

不朽與傳芳——關於王謹菴之二 民國覺堂撰，民國五十九年八月十三日台灣新生報第十版。

殿正與諧趣——關於王謹菴之二 民國覺堂撰，民國五十九年八月十七日台灣新生報第十版。

敕修浙江通志 清李衛等修、清傅王露等纂，民國二十三年商務印書館影印清光緒二十五年浙江書局重刊本。

紹興府志 清李亨特重修、清平恕等纂，清乾隆五十七年刊本，故宮圖書館藏。

紹興縣志資料第一輯 民國紹興縣修志委員會編，民國二十六年二月紹興縣修志委員會鉛印本。

嘉慶山陰縣志 清徐元梅修、清朱文翰等編，民國二十五年紹興縣修志委員會校刊排印本。

興平縣志 民國王廷珪修、張元際等纂，民國五十八年成文出版社影印民國十二年鉛印本。

富平縣志稿 清樊增祥等修、清譚慶纂，民國五十八年成文出版社影印清光緒十七年刊本。

當塗縣志 清張海、萬樞合修，清乾隆十五年刊本，故宮博物院藏。

清浦縣志 清陳其元等修，清熊其英等纂，民國五十八年成文出版社影印清光緒五年刊本。

印清光緒五年刊本。

思復堂文集 清邵廷采撰，民國六十六年五月華世出版社影印清光緒十

九年會稽徐氏（友蘭）鑄學齋刊本。

瓊媛文集 明張岱撰，民國四十五年五月淡江書局排印本。

越人三不朽圖贊 明張岱撰，民國七年紹興印刷局重刊本。

湯顯祖集 明湯顯祖撰，民國六十四年三月洪氏出版社影印排印本。

睡庵稿 明湯賓尹撰，明萬曆間刊本，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鄉談 清田易撰，清田實柜手稿本，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列朝詩集小傳 清錢謙益撰，民國五十四年四月世界書局影印本。

明詩紀事 清陳田撰，民國六十年九月鼎文書局影印本。

全浙詩話 清陶元藻輯，清嘉慶元年怡雲閣刊本。

論語 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民國四十四年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二

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

明史 清張廷玉等撰，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本。

明通鑑 清夏燮撰，民國五十一年十一月世界書局影印本。

國權 清談遷撰，民國六十七年七月鼎文書局影印本。

宏光朝僞東宮僞后及黨禍紀略 清戴名世撰，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新興

書局筆記小說大觀十編影印本。

明季遺聞 清鄭澐撰，民國五十年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

」排印本。

明人傳記資料索引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民國五十四年排印本。

明末民族藝人傳 民國傅抱石譯撰，民國六十三年六月文史哲出版社影

印本。

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 民國郭味蕓撰，民國六十四年十月文史哲出版社

影印本。

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 民國姜亮夫撰，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華世出版

社影印本。